

## 01 「絕命藝師」緒論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s://www.heath.tw/nml-article/baking-bad-an-introduction/>

### 一、引言

2021年4月1日，藝術家鄭宜蘋（藝名「Betty Apple」）在臉書貼文表示，她的行為藝術作品「Let's take a SHOWER CLUB」在 NFT 平台 Feral File 上，以 20 顆比特幣的價格售出（Bitcoin，計價單位為「BTC」）。當天單顆比特幣價格大約是 59,000 美元，20 顆就相當於 33,040,000 元，即三千三百多萬台幣。此文一出，隨即引發譁然。

周圍朋友有三種反應。第一，相信：由於不少人聽聞比特幣價格連月來飆漲，商業鉅子爭相持有，藝術家本人又附上「成交紀錄截圖」，因此不疑有他，大方恭喜藝術家。第二，不相信：由於熟知 NFT 交易多以太幣（流通於以太坊（Ethereum）的加密貨幣，以「ETH」計價），而非比特幣，且求證平台經營者，對方亦表示不存在這筆交易，故對鄭宜蘋的宣稱不屑一顧。第三，半信半疑：由於知道過去四年多來，加密貨幣市場的劇烈變動造就了許多傳奇，充滿難以想像的可能性，一夕破產者和致富者皆有，因此對藝術家的宣稱有所保留。

筆者反應就屬第三種。2018 年初，我將部分資產投入加密貨幣市場，金額到了年底隨即減半。本以為它們起死回生之期不遠，沒想到一片痴心等待竟是漫長的兩年半，欲哭無淚已是無法形容。直到今年 1 月，在「錢財乃身外之物」的自我催眠下若無其事打開看盤軟體，當年投下的金額竟已翻倍，欣喜之餘也極度震驚。這是我根據個人經驗相信鄭宜蘋可能真要發大財了的理由。

除了當天就是愚人節外，我不相信的理由則是，隨著加密貨幣市場的熱絡，我開始認識一群接觸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s）——的藝術家，他們有的已深諳其道，有的正試圖進入其中。在他們的影響下，我（們）很快識破了鄭宜蘋的伎倆：這種發文是她循著過往的創作邏輯進行社會實驗的一部份。就此而言，我們只能鼓勵其創作的善意，接受這種老哏。

但問題是：為什麼她要拿 BTC 和 NFT 當實驗素材？為什麼她預期此文能引起反響，而事實也的確如其所料？因為加密藝術、加密貨幣，乃至區塊鏈的思維和技

術，已經是一股不可抵擋的流行風潮，不管我們是否加以嘲諷或嗤之以鼻，誰都躲不掉這股大軍壓境的勢力。幾乎不用徵引任何資料也能確定，在「VR」、「AR」和「沉浸式體驗」等名詞因氾濫而過時之後，「比特幣」和「區塊鏈」等已經是最新關鍵字。如果我們遲早都要認識它們，為什麼不現在就開始認識？

## 1. 基本認識：從區塊鏈到 NFT（非同質化代幣）

在說明本計畫之前，先用盡可能簡明的篇幅寫下我理解的區塊鏈。

一言蔽之，區塊鏈的邏輯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共識紀錄機制」。首先，它發生在多個節點或行動者之間；其次，單一節點或行動者獲得的訊息，必須盡可能被其他節點或行動者同時獲得；第三，哪一個節點或行動者具有率先獲得該訊息的權利，是所有節點或行動者競爭決定的結果。

直接以金融領域——特別是貨幣流通——的現象為例，設想從點 A 轉一筆費用至點 B。我們都知道，網路傳遞資訊，首先會面臨「複製問題」：費用給出去之後，手上的原始數額不會消失，它們頂多「顯示為」消失。此外，費用和交易歸根到底只是 0 與 1 的位元訊號，本質同一。

為了讓它們足夠擬真，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使對應交易活動的位元訊號全部轉化成相互不同、僅此唯一的單位，就好像現實中，人們的一言一行及其周遭的所有事件均無法重複一樣；第二，費用給予並被收受後，雙方迅速昭告天下自己完成了任務，令其他行動者見證並確認，據此，雙方對於這筆金額是否如實給受便無從辯駁或竄改，給予方不能將手邊尚存的數額再次給予其他人（亦即「重複花費」，double spending），收受方亦然。簡單來說，區塊鏈必須讓上述兩件事同時發生。

透過密碼的編寫，我們可以把本質同一的位元訊號轉化成一個個完全不重複的字串。這些字串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和數字，並在限定的位數和規則（如字串前三位必須是 0）中進行海量的排列組合。

這樣一來，任何一筆費用的交易就像發生在真實的時空中一樣，全部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是唯一的。然而，密碼的編寫並不容易，因為每次交易之前均有無數次交易存在，為了編寫——毋寧說「找出」——迥異於之前所有交易的字串，只能以電腦而非人腦來計算，這將耗費大量能源。不只如此，找出不重複字串的過程更是全網動員，在眾多節點中，只有最快找出者才有權利記下該筆交易，其他電腦則加以驗證並承認。

在這個場域中，由於節點多元且計算過程相互競爭，所以是「去中心的」；由於每一次計算的結果和紀錄是全網周知且確證的，所以是「共識的」；由於任何一筆交易必須作為不可重複的獨一事件被記下和宣告存在，所以是一套「記帳機制」。區塊鏈作為一種「去中心的共識記帳機制」道理在此。至於區塊鏈之所以用「區塊」和「鏈」命名，又是因為上述計算結果將依照時間順序和所占容量大小被編整成一個個區塊，這些區塊再先後串連成鏈，形成一個龐大無盡的資訊系統。我們現在所

說的「挖礦」，指的就是找出不重複字串的計算過程，「礦工」則是操持這些計算過程，並為之增添算力柴火的行動者，而「礦機」就是專門服務於上述計算過程的電腦及相關設備。

讓我們想像把這套邏輯和技術丟到現實中會發生什麼事。

由於共識記帳機制，我們每一個人（或節點）都可以明白另一個人的出入帳紀錄，資訊公開透明，等於每一個人均擁有其他人的存摺（注意，這並不代表可以輕易盜取對方帳戶，因為後者也是一串複雜密碼所組成的私鑰）。此外，只要以程式寫好合約，個人節點就可以向其他眾多節點放款，進行借貸，所需款項來自無數電腦中的帳戶，單筆款項也可轉傳給無數帳戶，而這些行為是全網驗證和承認的；同理，也可進行募資、發行股票、成立交易所。凡此種種，在一個金融領域中，都不需有中央銀行；甚至即使局部活動發生問題、無法運作，也會因為去中心的特質而不會使整個體系癱瘓。

在一個不需要中央銀行的系統中，不只發行股票，發行貨幣也沒問題；甚至應該說，掌握發行貨幣的權利，才能在去中心的多節點世界掌握權力，這也是加密貨幣重要的一環。然而，加密貨幣必須緊扣它試圖解決的問題，正如法幣的發行要能滿足人民的各項需求。

不難想像，區塊鏈由於「去中心」，又要有「共識」，訊息傳遞的速度會是一大問題；另外，共識記帳的權利倘若不以電腦算力，而用持有的加密貨幣數量來決定，說不定也能緩解能源和環境問題。就這樣，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部分節點會因為採取不同的共識機制而成為不同的次級系統，它們處理訊息傳遞速度的方式也區隔了彼此。不同的加密貨幣理論上都指向解決不同問題的方案，端看使用者和買家了解到什麼程度、是否試圖了解；當然，僅止於在交易所套利，就另當別論了。

在傳統金融領域中，發行貨幣必須具有鑄幣權，而在區塊鏈的世界，透過精巧的智能合約編寫，這項權利已經開放給所有行動者，不存在央行加以制約。雖然如此，鑄幣類型仍有幾種。

一種是同質化貨幣，舉凡在交易所買賣和特定公司發行的加密貨幣，都因為同質而可以小額分割，進一步讓許多人持有大大小小的份額，自由從事經濟活動。另一種則是非同質化的，它們不可分割，單一發行者能自行釋出許多代幣，各幣都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就像我們以往的認知一樣，代幣多半用來執行特定功能，不如一個龐大系統所發行的貨幣通用。然而，狹窄的適用範圍未必不好，反而更可能彰顯特殊意義，令人珍惜並希望保有——藝術在區塊鏈世界找到了極佳的棲身之處。

現在，藝術家就可以把作品視為非同質化代幣來發行。

一個簡單的思路是：油畫家將作品以高解析度掃描為圖檔，然後透過特定智能合約（或提供這項服務的平台）上傳，作為不可分割的代幣開放買家鑄造，鑄造的費用就是收藏這份作品的費用。

非同質化代幣當然也可以像同質化貨幣一樣發行許多顆，所不同的是，這些數

量仍服務於代幣的特定功能，並依照合約內容（如不同的時間戳記和編碼）呈現為彼此有別的不同代幣——別忘了，區塊鏈倚賴編碼技術，部分原因正是要建構一個萬物皆能彼此區隔的現實世界。這與傳統藝術的最大差別在於：能夠大量生產（同一代幣發行許多顆），省去藝術家的工作時間，但特定代幣內部又是不同的，因此複數作品不只是工業時代的複製品。

## 2. 絕命藝師：那一年我們一起生產、收藏與交易的 NFT（非同質化代幣）

在這份計畫中，我將觀察四位藝術家在 NFT 領域衝浪的過程。所謂「衝浪」，包括三個方面：生產、交易和收藏。這三個方面雖然不同，卻彼此相關。

生產方面，指的是藝術家創作，並將作品以 NFT 形式上架到相關平台，供買家收藏（或套利）的行為。在此，藝術家並不購買他人的作品來販售，而是直接販售自己的作品。跟傳統上藝術家自售或透過藝廊體系銷售作品相比，差別只發生在 NFT 這種媒材、概念和相關平台所帶來的各種變化。畢竟以藝術為業，就必須帶有一定程度的商業思考，販售作品不論在什麼時代和科技之下，都是必然。

交易方面，指的是藝術家的買賣行為，即購買他人的作品來販售，亦即套利。這個行為直接與藝術家的投資策略相關，卻也有助於他們換位思考，了解收藏其作品的買家平時怎麼思考，進而有助於生產和販售自身作品時更妥善地擬好定價策略，甚至進一步經營社群，與喜愛自身作品的藏家互動。在獲利問題上，我們可以比較這樣的轉手販售和個人生產來販售相比，何者更有助於藝術家的生計和創作。

收藏方面，指的是藝術家購買他人作品的純消費行為，這裡不存在套利，與生產作品也無涉，反而跟個人品味或偏好和美學鑑賞能力有關。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消極的意義上，原本出於投資目的而購入的作品，也可能因為策略和判斷有誤而被套牢，作品因而「被迫」成為藏品。此外，由於部分別具意義的作品有可能隨著收藏時間的拉長，在轉賣過程中累積更高額的獲利，所以收藏和交易有時是一體兩面的。最後，藝術家深愛的藏品及其作者也可能成為他們創作的靈感和效法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收藏也隱微地影響生產。

針對生產、交易和收藏 NFT 的平台，本文以 Tezos 這個公鏈上的 *Hic et Nunc* 和台灣的 *akaSwap* 為討論對象，旁及主流——相關費用也更昂貴——的以太坊。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加密貨幣市場變化快速到有「幣圈一日，人間十年」的說法，這些平台也不遑多讓，至少可謂「NFT 一季，人間三年」。由於述及藝術家上述行動時，難免會交代這些平台的歷史，這篇緒論就先不說明了。

我希望不論是區塊鏈、加密貨幣和 NFT 的概念或特質，還是個別 NFT 的美學價值與爭議，抑或長短線的投資策略，都凝縮在一件事上：藝術家以其特有的能力，如何在新科技襲來的不景氣時代下存活。

以此為宗旨，我們才談論各種現象、問題及其關聯，而非出於理論興趣，片斷或抽象地去談論。為此，本計畫的文體將更偏向報導文學，夾敘夾議，除了描述我

觀察到的藝術家行為，也會武斷地加入筆者的判斷和經歷，目的是讓觀點更豐富，使不同的立場可以對話和辯詰。除了這篇緒論和明年的結論，正文將有四篇，分別以四個主題對應四位藝術家。必須注意，本計畫的取樣時間只有一年（2021 年中期前後至 2022 年上半），即使計畫剛展開的此刻也已經可以預見：為了捕捉一時一地的形勢和變化，我們的文字價值將難以恆久，除非權充未來研究者的歷史文獻；也許多年後回頭看，NFT 已經不存在或全面泡沫化，這也是筆者和藝術家必須勇於承受的。

廢話不多說，開始吧！

（本文為「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

## 02 兩界三通：緊追 NFT 衝浪標竿王新仁的腳步 1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s://www.heath.tw/nml-article/aluan-wang1/>

2021 年 8 月 22 日 0 點，鮮少熬夜的我腫著雙眼死盯著電腦螢幕，只為親眼目睹數個星期以來一直被告知絕不能錯過的作品：Good Vibrations，一件建立在以太坊（Ethereum）上的生成藝術。我不在藝廊，時間也不是白天，周圍更沒有觀眾和其他展品，只有自己再熟悉不過的房內擺設。儘管肉身所在如昔，我卻明白精神正處於另一時空：元宇宙。

這件作品出自王新仁（綽號「阿亂」，英文「Aluan Wang」，元宇宙帳號「oivm」），他從事數位開源創作二十年左右了。七、八年前，在我仍熱衷噪音創作並努力策劃相關活動時，已經看過他的音像（audio-visual）表演。印象中，幾何圖形的編排與動態都相當細緻活潑，但單一次表演或單一項作品呈現在展演空間的投影螢幕上，無論多麼精彩，卻始終讓人感到隔閡——這不是藝術家的問題，而是因為作品本身與周圍環境（從硬體架構到發表的地點）不存在緊密的關係。

當時的我更習慣聆聽有機和即興的聲響（主要出自人為演奏的器樂和類比電子器材），雖然知道新媒體藝術早就給編程納入許多偶然性，這些變化卻不能在第一時間讓我直覺、直觀地接收到，反倒迷失在不是過於紛雜就是過於同質的抽象圖形中，進而感到沉悶，找不到人味。簡言之，我能理解那種美，但無法在感官上被說服。就這樣，「阿亂」二字跟其他人的名字一般，漂浮於我所屬的場景空中，大概只有偶爾同台或共通朋友聊起才會意識到。

那時是 2012、2013 年，區塊鏈的技術和思維早已誕生，照現在的「加密貨幣 ABC」來論，傳說中的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著名論文也在 2009 年發表了。然而，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或主動關注這方面的訊息，日常話題也不見「Crypto」和「NFT」等字眼。一晃眼過去，太多事情都變了，被這些過去無知和忽視的對象所攪亂，天翻地覆。別的不說，就說對王新仁作品及其創作方式的看法就好，這回在自家電腦螢幕前欣賞它們一一產出，我終於被說服，而且徹底被撼動。

七、八年的歲月足夠讓一個憤世嫉俗的二流藝術家因各種挫折而學乖。在生計、人情和生涯規劃上，我們都該發現，鐵齒注定要倒楣，對藝術縱然有再大熱

情，都不能不考量殘酷的現實。就此而言，我也得順便坦承，這個深夜我所引頸企盼的，不只有王新仁的作品，還有那背後牽動的巨大獲利。我們就從這裡說起。

### 1. 第一通：理想的彼岸 Art Blocks

阿亂在 Art Blocks 上發表的作品，同時提供藏家購買——請照字面理解「同時」這兩個字，如果你夠嚴格，把「購買」擺在「發表」前面也行。跟平台之前的主要販售方式一樣，王新仁的作品採「荷式拍賣」(Dutch Auction)：每十分鐘降價一次，當晚的價格階序是 1.559ETH、1.259ETH、0.959ETH、0.659ETH、0.359ETH 和 0.159ETH。網站開放作品「鑄造」(mint) 時，買家就根據十分鐘的間隔及相應價格下單，付費完成就靜待作品到手，或者說，作為「非同質化代幣」入賬。

這個價格階序召喚著如下邏輯。願意付較高的價格購買（在此即 1.559ETH 輪，首輪），就能越早獲得作品，這多少表示支持或看好藝術家的決心；照常理說，這類買家是少數。情況多半是，買家希望省錢或套利（低買高賣），購買的時間因而延後，好比在第四個十分鐘後的 0.359ETH 輪才下單。可想而知，當買家變多，區塊鏈的運作也會更忙碌，以至於可能搶不到作品，尤其想在最低價（0.159ETH 輪，尾輪）才出手。早輪下單者免去這層困擾，肯定能拿到作品。

早輪下單者較少，價格昂貴當然是原因。另一原因是：不論價格高低，購買成功後所有買家都不會在第一時間看到作品。這些作品是「盲盒」，既然不知道作品的樣子，就沒有必要買貴、買早。盲盒僅止於下單當下，收到費用後，智能合約會盡快將作品鑄造出來，把它們「打開」，所以較早下單者揭露的作品面貌，將會成為較晚下單者的參照。美的、趣味的、怪的、稀有的，都能讓更多買家入場，使他們處於「害怕錯失」(FOMO；fear of missing out) 佳作的狀態。總之，隨著下單時間和相應價格的推進，購買人數呈「頭輕腳重」：時間越早，買氣越冷；時間越晚，買家越是蜂擁而至。

第一次看到盲盒在視窗中打開——逐一「浮現」或「長出」——是一種非常奇妙的體驗。我們或可把這個過程想像成街頭藝術家現場收費，及時為路過的每一位客人繪製肖像。但這樣的比喻並不到位，因為說穿了，藝術家自己也不知道盲盒打開後作品是什麼樣子，他們對此的無知跟藏家沒有兩樣。藝術家的技藝和智慧展現在看不到的地方：各類參數的設定，如線條的長度、寬度和數量，色塊的大小、形狀和位置，幾何圖形的動態（輕重緩急、快慢收放、進退有無等）和層次（景深遠近、上下疊套等），甚至包括聲響的音色及頻率，這邊就先不談更為初始的創作理念。

在購買的當下，這些參數配合大家下單的時間差異與錢包雜湊值進行排列組合，鑄造出來的所有作品都不重複，可說是「一樣米（程式編碼）養百樣人（鑄

造成果)」的數碼版；或者神學一點地說，世間萬物越是紛雜和多變（肉眼可見的大量作品），越能彰顯神的唯一和永恆（藝術家創造的底層程式，隱沒在可見的作品背後）。這種程式演算出來的生成藝術（**generative art**）對應著區塊鏈的技術、邏輯及智能合約，因此就算 20 世紀中期之前即已存在其源流，21 世紀的現在反而才是它爆發的最適期。生成藝術在此重獲地基，儼然成為區塊鏈世界的原生藝術。

回到王新仁的作品。他預計鑄造的作品共 1024 件。當時我還不明白這個數字的份量，只在往後的追蹤觀察下才知道，這個數字要能全數鑄完——意思就是有 1024 次購買動作，可能出自 1024 位藏家，也可能是一人購買數份——並不容易。不少藝術家為了降低風險，寧願鑄造兩三百份，而就算如此，還是可能破發（這會讓買賣雙方有些尷尬）。12 點 30 到 40 分左右，拍賣來到第三輪 0.959ETH，印象中，鑄造出來的數量不到 200 件。這不禁讓人擔憂：若要進場，買氣不佳將導致後續無法高價拋售，而就算不套利，手邊的藏品也可能因為不受青睞而貶值。

另一個擔憂之處完全是民族主義式的：開什麼玩笑，台灣第一人在全球最高的加密藝術殿堂登板，沒有「命」完（**mint**，我們有時會用這個諧音字聊天）不是太丟臉了嗎？我注意到，身邊幾位財力雄厚的朋友和加密圈的意見領袖都在前兩輪進場，大方鑄造兩份以上；聲音藝術家賴宗昀和我資歷尚淺，荷包也薄，只能選擇在倒數第二輪 0.359ETH 搶進——真的是用搶的，因為鑄造份數在前一輪瞬間暴增，導致網頁顯示出來的作品迅速增加到十幾頁、幾十頁。看來，「命」完已經不是難事，麻煩的是我們能否買到。我在倒數第二輪幸運拿下兩件，本想趁勢在最便宜的「完『命』關頭」再掃一件，誰知按下眼前的 **Mint** 鍵時，功能已經封關，1024 件全數鑄畢，王新仁第一次的 **Art Blocks** 作品順利完售！

這 1024 件作品不是「齊頭式平等」的，平台會根據藝術家提供的各項參數和「開獎」結果製作稀缺度量表，藏家因此能判斷手中作品是否少見，二級市場也跟著開張。兩星期後，我把手中不那麼罕見的一件作品以 0.95ETH 賣出（掛單隔日一早，錢包數字即增加，已扣除以太鏈著名的高昂手續費），直接平了兩張作品的成本，並且按當時幣價計算，再入賬三萬多元台幣。那麼，阿亂本人當天晚上又進帳多少？

坦白說，即使至今我們天天在元宇宙互動，我手邊也正進行這項計畫，我還是不好意思直接問他。我們不妨用最保守的方式設想：1024 件全以尾輪價格 0.159ETH 來算，相當於 162 顆以太幣，當時換算成台幣，大約是 1400 萬；就算把平台想像成邪惡的抽成機器，阿亂只拿到兩成好了，也還有 280 萬台幣。8 月 22 日的以太幣價格落在 3250 元美金上下，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此刻，一顆以太幣來到 4500 元美金。如果現在才把以太幣兌換成台幣，獲利無疑更豐富；如果以太幣價格在未來繼續飆升，而我們也賭上那個未來，暫不兌現，那麼獲利程度將



不可言喻（當然，到時也可能面對更嚴厲的稅法監管和其他公鏈的競爭）；再如果我們拒絕「法幣思維」，徹底悠遊於加密世界，這所有關乎金錢的遊戲規則將全然轉換，超乎我們的想像。

除了商業意義，**Good Vibrations** 的完售還有其他影響。就台灣新媒體藝術的發展來說，十幾二十年來在傳統藝術體制的不斷壓迫和威逼下，要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獲得公開承認，往往踏破鐵鞋，可遇不可求。王新仁的努力和引起的注目為這段經歷注入一股強心針，也能帶領未來的藝術家在新大陸上另立典範。類似的新媒體藝術，現在得以跟承載它的軟硬體設備匹配，讓人置身於一個龐大而新穎的生態系——近從藝術家手邊的 **TouchDesigner**、**p5.js** 和 **Hydra** 開始，中間經過大大小小的 **NFT** 平台，遠到支撐區塊鏈世界的無數礦機、礦工和挖礦活動——終於瓦解了我過去欣賞相關藝術時所感到的隔閡，因為作品跟它的環境緊密相關，觀眾獲得了整全的視野。在充足的資金挹注下，藝術家更可能全職投入一生志業。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2021年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

## 03 兩界三通：緊追 NFT 衝浪標竿王新仁的腳步 2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s://www.heath.tw/nml-article/aluan-wang2/>

### 2. 第二通：現實的此岸 akaSwap

如果有人讀到這裡，認為 Art Blocks 是一個充滿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恐怕就太天真了。首先，5 月到 7 月之間，加密貨幣市場處於緩慢復甦的低潮期（今年 5 月中下旬的大血洗，想必讓所有加密貨幣交易者如鯁在喉），這時購入 NFT 的成本較低廉，可視之為對幣市崩盤的避險；直到 8 月，NFT 市場達到最火熱的頂點，Art Blocks 所在的 Opensea 和稍後將會提到的位於 Tezos 鏈上的 Hic et Nunc，皆以此為利基（注意，這邊僅僅指出幣市和藏市之間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或「因果性」）；換句話說，阿亂發表作品的時機恰好踩在市場的甜蜜點。

其次，在「絕命藝師」第二場線上座談前，我本想請阿亂談談作品上架 Art Blocks 前的準備，但他表示，能夠受邀發表，實在有太多偶然成分。顯然，十多年來致力於創作、展演和編程，固然為阿亂培養了堅不可摧的實力，但能否獲得平台方邀請，受到西方加密藝術界的頂尖工程師、藝術家和策展人矚目，仍有賴社群經營與網際互動，而就算如此，成果還是很看際遇。大家都希望之後還有台灣的在地藝術家（先不論旅外藝術家）登板表現，但照這種狀況來看，阿亂的案例極有可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第三，事實上，8 月一過，NFT 的勢頭馬上下滑，至今依舊。現在二級市場上，我們可以用當初尾輪的價格輕易買到一件 Good Vibrations。雖然阿亂在作品發行後的兩個星期左右還丟了「小彩蛋」給藏家，進一步刺激二級市場，但這畢竟離熱潮不遠，而他現在已經無暇採取其他挽救行動。數位藏品的買家和持有者必須知道，再怎麼體質優良的作品和投資標的也不會天天過年，適逢佳機買進，還須覓得良辰賣出；除非對某一件藏品懷有純純的愛，否則在市場震盪下，心頭很難不跟著起伏，荷包自然也將跟著收縮。把「奶與蜜的應許之地」翻面，可能就是「死蔭的幽谷」。硬派的 hodler（長期持有者，holder）其實不常見，他們的大幅獲利往往來自忽視，而非凝視；如果輕易以為一件作品擺放兩三年，價格就可以跟傳奇的 Cryptopunk 一樣暴增兩三百倍以上，那麼也不該忘記一句話：歷史上的大事第一次發生時是悲劇（或劃時代的），第二次再發生就有可能是鬧劇

(或不值一提)了。

因此，我們與其繼續關注王新仁作為一位「AB (Art Blocks) 藝術家」的榮耀身分，不如務實地認識他目前同樣投注諸多心力的事業，那就是 akaSwap 的運作。

akaSwap 今年 7 月成立，網站建構在 Tezos 鏈上 (屬於不同於以太坊的另一系統)，加密貨幣單位是 XTZ。採用這個鏈和幣，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有別於現已致力轉型的以太坊，Tezos 的共識記帳機制屬 PoS (Proof of Stake)，不是建立在硬體算力，而是加密貨幣持有量，這讓挖礦引起的環境及能源問題大幅減少。我們會看到，相關使用者和支持者發表文章有時會標註「#CleanNFT」的字樣，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相較於一枚以太幣的價格和以太坊的 NFT 平台，以 XTZ 計價的數位收藏品價格更親民，10XTZ (有時寫成 10tez) 內的作品比比皆是，用 XTZ 至今的最高計價 (今年十月初，大約 9 美元) 並換算成台幣，才 2500 元不到。理論上，這能吸引更多小資買家進場，在以太巨鯨之外區隔出新市場。

第三，跟 Art Blocks 和 Opensea 比起來，Tezos 社群的 NFT 有更多實驗性作品，相關平台支援的發表格式也更豐富，我們在此可以找到嚴肅的先鋒藝術家，不管是將特定技術發言光大者 (如開創 Pixel-Sorting 的 Kim Asendorf)，還是重要軟體的開發人 (如開發 Processing 的 Casey Reas)，就連惡搞的作品也特別多。akaSwap 多少受此感召，試圖提供多樣的發表格式，匯集台灣當前最優異的藝術家，這點從現在任職 akaSwap 藝術總監的阿亂身上就可看出——他總是盡可能使手邊的 Tezos 幣維持在一千顆上下，同時也是鏈上多項經典作品的狂熱藏家和 OG (original gangsters，元老，即早期進場者)。

坦白說，akaSwap 成立的這幾個月，鑄成的 NFT 是良莠不齊的。沒錯，有 3D 技術相當成熟的作品，但我們也看到有人把平台當作 IG，專門上傳貓貓的照片 (好啦，給讚)。不過，這本來就是區塊鏈的開放特質不可避免的後果，就像在言論自由的國度中，必然存在惡意批評政權、擾亂社會的輿論。阿亂當然有意識到這點，因此主要透過三種方式把平台導向更為專門的藝術市場，藉此凝聚網站焦點：展覽，專案，跟 objkt 平台對接。

在展覽方面，NFT 世界無須在實體展場進行物理活動，省去許多成本，而藏家若要購買作品，也可以免除寄送和簽約等曠日廢時的程序。平台設好主題、擬好論述——如「水」及其流動性帶來的各種可能——然後向藝術家徵件，當大家在鏈上把作品鑄完，接著公開交易 (swap)，展覽即對外開放。通過智能合約的編寫，藏家和平台方得以快速安全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錢包扣款的同時，代幣馬上入帳。目前為止，akaSwap 已經舉辦了十檔展覽，有插畫展，也有和國內幾個獨立樂團的合作。

在專案方面，藝術家只要做出有畀的企劃和作品，akaSwap 都能協助解決工

程問題。日前，歌手林理惠便和台灣的區塊鏈先驅寶博葛如鈞合作推出音樂，而我執筆的此刻，平台更有一項大型專案正如火如荼展開，估計這會是 akaSwap 進擊華人市場的關鍵。

這個專案名稱是「Tez Dozen」，邀請插畫家川貝母以十二種動物為主題，繪製充滿奇趣的頭像，分批釋出（官方稱之為「十二支隊伍」，並設計了相關故事，但從其動物種類及發表順序來看，很難不讓人想到「十二生肖」）。有三種方式可以獲得這些頭像：第一，購買一張 336XTZ 的金卡，此後每次販售時，藏家都能免費獲得一隻，不用為了購買而搶破頭；第二，「FOMO 輪」的登記及購買，只要在此時段登記自己的錢包，就能在公開販售前以 10XTZ 的價格買到一隻，因為有登記就能購買，所以競爭仍然激烈；第三，正規的公開販售，一隻是 12XTZ。

這個專案的特別之處，是藏家在買到、收到的第一時間，動物頭像只有輪廓，過幾天才會「開光」（reveal，我用這個比較有台灣在地宗教感的詞來翻譯），這時我們才知道自己的圖案和別人的有什麼差別。舉例來說，在第一批老鼠釋出後，買家稍加等待，才能看到各自的頭像在眼睛、頭頂、肩膀、手部裝飾和背景顏色等各有不同，參數越稀缺，頭像自然就越值錢。這些變化出自藝術家和工程師的設定，Art Blocks 的生成藝術發表正是這樣操作。不只如此，只要藏家集滿三隻，它們之中的一隻還會發生變化，轉換成金色的。

另外，這個專案更涉及平台作為一個「去中心自治組織」（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開放藏家參與治理的可能：收集這些頭像可以獲得平台治理幣 akaDAO；更罕見的是，隨著時間推進，治理幣還能生息！治理幣可兌換成 Tezos 幣（甚至是美金），但其深意指向了平台未來的共同決策——區塊鏈允諾的權力開放。於公於私，王新仁總是不厭其煩提醒我們這個專案的重要：兼具藝術美感、經濟價值和組織參與。

跟 Objkt 的對接，屬於平台操作和露出的主題。akaSwap 成立以來，在操作介面和速度上，不怎麼令使用者滿意；趁著「Tez Dozen」的推行，在平台上搜尋各項指標已經很方便，速度也快了許多（有時這是 Tezos 鏈的問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與 Objkt 的對接。目前，Objkt 已經成為 Tezos 鏈上最便利的平台，它羅列的收藏品來源是 Hic et Nunc。後者原是鏈上最大的 NFT 平台，但第三方平台 Objkt 卻在其他工程團隊的自主建立下，使 Hic et Nunc 的資料更易取用，導致現在大部分藏家都在 Objkt 收集和瀏覽作品。所謂「對接」，指的是 akaSwap 的藏品也能在 Objkt 瀏覽和販售，這非常有利於台灣藝術家的國際能見度；反過來看，也有更多國外藝術家開始嘗試在 akaSwap 發表作品。如果不是王新仁熟稔 Objkt 的運作，了解其重要性，此舉無法那麼快達成。

### 3. 第三通：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廊道 Hic et Nunc

今年 5 月之前，我透過新媒體藝術家葉廷皓間接知道王新仁對 NFT 的投入。

那時 akaSwap 還在醞釀，加密貨幣市場整體而言也未露疲態，XTZ 最高飆升至 8 美元，因此我並不認真看待數位收藏品，只聽說「Cryptopunk 已經身價不凡」、「2020 年是 NFT 元年」。5 月，由於工作因素，我碰巧跟王新仁久違地見上一面，當時他已滿口「元宇宙」、「NFT」和「加密貨幣」，儼然一位數位收藏品的傳教士。下旬一到，加密市場如血染般一遍鮮紅，滿坑滿谷的韭菜被割；不抄底還好，一抄才發現那個「底」直通十八層地獄，只有投胎才觸得到。身為 2018 年初進場半大不小的韭菜，為了給資金找到更多活路，我還是踏入了 NFT 世界。

至少在 11 月 10 日以前，Tezos 鏈最主要的 NFT 平台都是 Hic et Nunc（拉丁文「此地此時」，即英文 Here and Now，以下簡稱 HEN），其他如 Kalamint 和 akaSwap，都設法掛靠其下；即使 Objkt 作為第三方平台，開發了許多便利的查詢指標，更允許作品鑄造，還是要與 HEN 連結。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和根本邏輯，HEN 的本質不是一般熟悉的（中心化）「網站」，毋寧說它是一套智能合約：藝術家在這邊鑄造（發表）作品，藏家也在此交易（收藏和轉賣）作品，作者的版稅／分潤、平台手續費、二級市場賣家的獲利，都在我們同步化（sync）錢包並按下收藏鍵後自行運作。因此，即使 11 月中 HEN 的創辦人 Rafael Lima 收掉平台、拿回名稱，看似一切都變了，實際上卻什麼都沒變——代之而起的是五、六個名稱相似且皆能通往該平台的「入口」，我們只要輸入網址，作品從顯示、發佈到交易，可說是整幟好好，平台手續費甚至更低了。當然，這些數位收藏品必須儲存並「釘」在星際檔案系統（IFP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才能進一步永久存在。

起初，跟葉廷皓和賴宗昀一樣，我在 HEN 看到有趣的便宜作品就收。雖然已經在藝術圈耕耘一段時日（尤其是他們二位），但面對新領域，大家還是先求個「擁有 NFT」的感受，瞭解購買流程，不怎麼慎選藏品。至少在我這邊，就這樣渾渾噩噩來到七月底，沒事的時候才上 HEN 看一下，不算熱衷；7 月時，HEN 還一度關站，平台交易量歸零，讓人對 Tezos 的 NFT 世界存疑。到此為止，我對 NFT 的魅力仍然疑惑，也就沒有跟王新仁保持密切聯繫。

8 月是歷史性的一個月份。繼月中首次轉手賣掉一件作品，初嘗套利的爽快之後，我終於在月底從每次買完作品馬上油盡燈枯的窘境，狂飆到一晚入帳 600 至 900XTZ（以當時幣價計算，大約是 8、9 萬台幣），煩惱還可以收什麼作品的狀態。在這密集的兩個星期內，即使名不見經傳的藝術家作品，我們還是照收不誤，並且隨即以購入成本五至六倍起跳的價格掛單，通常一兩天內就可以賣掉。當時的火熱如今想來還是令人無法置信。大量收購作品的程度甚至讓我登上了巨鯨排行榜，但顯然，使我登榜的——也就是接了我的盤的買家——才是一群真正兇猛的、錢包深不見底的海怪利維坦。

9 月一到，一切都走樣了。曾經流動性超高的作品全部滯銷，價格欄下密密麻麻佈滿削價（undercutting）的掛單階梯，砍得刀刀見骨。若一件作品的初始購

入價格是 20XTZ，以往我們會在二級市場看到 30XTZ、35XTZ、50XTZ，乃至 100XTZ 的排序。現在羅列眼前的，卻是 30XTZ、25XTZ、24XTZ 和 23.99XTZ……最後終於出現低於成本價的 19、18XTZ。剛開始，大夥還會調侃這些賣家「不到一塊錢都在賺」、「扣除版稅和平台手續費，根本是賠錢」；但事實證明，這種「8 月思維」禁不起考驗，市場寒冬維持兩個星期後，我們只能摸摸鼻子加入了砍價拋售的行列。

正是在這片恐慌中，王新仁向群內的大家喊話：過去幾個月，HEN 還曾發生駭客事件，他也為此向幾位朋友求助過，彼此商討對策，畢竟大筆資金都轉化成收藏品了，說不害怕是騙人的；可是時間證明，Tezos 社群的藝術家和工程師依舊端出滿滿活力，生命值猶如打不死的蟑螂，至今安然無恙，而鑄造出來的內容和作品發布方式也屢現新意。三月 HEN 一開台就加入的阿亂，和我們一起經歷黃金八月，同時也在蒼白的九月共患難，所有資金和作品繼續攢在手邊，「看啊，我這不是活下來了？」觀察他的錢包水位，多是幾百 XTZ 上下跳動：向下是因為購入重要作品，向上則是因為水位枯竭，不得不賣之而後快，但也因為 hodl 得久，當二級市場的掛單階梯被踏平，作品非賣不可時，售出的價格就相當可觀。

要能 hodl 得久，資金一定要足，這不是一般小資藏家承受得了的。如果不是扎扎实實的有錢人，就只能把投資的理由建立在信念上，最終因為堅信這場事業而壓力山大地 all in。許多人不敢如此，但又為了尋找更好的標的，只能不斷將手邊的佳作變現，導致出現「進一步退兩步」的狀況：明明持續獲利，但進帳的速度越來越慢，數額也越來越少。最糟的情況，就是誤拋大物。

這裡的「大物」有兩種，第一是當紅潮流品，第二是有資格在藝術史上記下一筆的經典作品。誤拋當紅潮流品指的，往往是購入後「太晚」出售，以至於潮流一過就賣不掉或只能以低價賣掉。在此，獲利基礎在於衝動購物的集體心理：當一群人搶買同一件作品，你就會被 FOMO，告訴自己不買不行，購入的作品因而容易轉手賣出。這個過程考驗我們接收資訊的敏銳度和短期眼光，不論大錢還是小錢，這類大物都能賺來「快錢」。

誤拋經典作品指的，則是購入後「太早」賣掉。這類作品一開始可能是價格低廉、甚至免費的「小物」，出自默默無聞的藝術家；偏偏半年三個月後，它們的價格水漲船高，一件難求。當然，也可能出自早已有名的藝術家，一開始即為大腕，讓人想存錢收藏。一般來說，這樣的經典就算短期內不增值，長期下來也能保值，售出後可為藏家帶來豐厚利潤，屬於「慢錢」。

要在起伏劇烈的 NFT 市場上站穩腳步，必須調配好快錢和慢錢的關係。賺得快錢，還需適量投入經典作品，為資產打好地基，也為品味立好門面；不過一旦投入太多，流動性就會減少，因為經典作品只有少數子彈充足的專家才懂鑑賞，才願不惜血本地收藏。反之，賺得慢錢，亦可轉投潮流品，加速獲利和資金周轉，免得因為錢包水位太低而錯失不斷襲來的投資標的；同樣的，一旦投入太

多，為此三番兩次變賣經典，便形同殺了下蛋的老母雞，導致最終收藏欄中僅剩一些過時的俗物。

熟悉數位收藏品市場的買家，定能區分何謂潮流品，何謂經典作品；或者，縱使有時難以區分，至少也知道這兩種藏品類型的存在。重點始終是如何靈活審慎地擬好它們的比例，而就算如此，在變動不居的時刻，失衡也在所難免。整體而言，阿亂屬於經典作品的藏家，更傾向 hodl 住他認為有重大意義、技術含量高、能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之作品，但這樣的眼光有時也會誤植於潮流品，導致後者的存放時間超過保鮮期，就這麼硬生生被套住。

在黃金 8 月，缺乏鑑別潮流品和經典品的眼光大約還能存活，因為不管品質良莠，沒有什麼不能迅速賣出。可是，在不景氣的日子，這麼下去必然死路一條。無論何時，只有同時對美學和各項前衛技術高度敏感，並且明辨商品／資金流動的「長周期」和「短周期」，才能持續累積資本，在不濟的時候持盈保泰，待熱潮襲來再大發利市。只懂藝術、只想長期握住重要作品的人，就和急著短進短出、只求速拋獲利的人一樣，是一個極端的對子，都將因為偏頗而付出代價。

已經 12 月了，我和伙伴們終於因為重新校正自己鑑別藏品的眼光，而在熊市的洪水中暫時登上方舟（即回本之後，手中尚有許多心愛而不願變賣和買來等著套利的藏品）。瞎買亂賣的階段過去了，抱怨其他藏家砍價的階段也過去了，剩下的是審慎評估、大膽鑄造，儘管大家偶爾還是會用幹話交流，發發牢騷。

此外，不只我們這些小型藏家知道更謹慎地收購，幾位著名藝術家也察覺到市場有異，企圖透過專案成為「救市主」。於是，我們見證了：GIF 作品播放次數超過十億的 HEN 神主牌 John Karel 發行大量 1/1 的高品質骷髏（Randomly Common Skeleton），紐西蘭新媒體藝術家 Sutu 及其工作室 EyeJack 帶來絢麗的宇宙人形 NEONZ，印尼插畫藝術家 Arya Mularama 生產的合成生物 GOGOS；此前，有蜥蜴的頭像熱潮（Tezzardz，出自插畫家 OMGiDRAWEDit，英國人），以及每次開賣都秒殺的跳舞兔兔（The Mad Hatters Club，是 Radarboy3000 和 Yazid 的組合，兩位是新加坡藝術家）；此後，更有土耳其藝術家 Memo Akten 帶來的章魚世界「散識」（Distributed Consciousness）——連續兩個星期以拍賣的方式，釋出將近 256 隻 AI 生成並經藝術家調控的海洋多觸手生物（章魚的多神經元系統呼應了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特質）；最後一回拍賣，更以東西方兩大藏家（群）鏖戰超過四小時，只為競標一隻烙印了宇宙星塵和絢麗粉彩的章魚，而在 Tezos NFT 圈內聲名大噪。注意，以上有些如今已經成為過時的潮流品，有些則必然名留新媒體藝術殿堂，值得重金典藏。

在這些沒日沒夜的時刻，王新仁永遠走在我們前面。他在大家情緒低迷時給予鼓勵（相當受用），在大家不知如何判讀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時給予分析（有時也會失準），在大家無聊起鬨時拋棄「AB 藝術家」的矜持一同加入（他發言也是滿變態的），在大家荷包空空時……自己繼續偷偷購入美麗的數位收藏品（羨

慕！)。他深愛著 *Hic et Nunc*，因為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們永遠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藝術之美與新，也能充分體會到市場的殘酷不講理；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鍛鍊藏家的眼光，另一方面也砥礪藝術家的才思技巧和營銷能力。空有一身技藝不難，只為金錢奮鬥也很簡單，如何綜合技藝與金錢才至關重要，難如登天，而 HEN 提供了這種可能和許多精彩的範例。

#### 4. 小結：元宇宙的名字

前文提到的幾個 NFT 項目，用搶的才可能買到，許多人二十四小時都在電腦前待命；不然就只能編寫程式、刻意設定系統，提醒自己目標作品即將鑄造。我嚮往元宇宙帶來的感官體驗和相應的經濟模式，但如果要全天候這樣使用電腦，我肯定要瘋掉，所以手機從來不開啓任何 NFT 平台，就算下載相關 APP 也很少使用。出門、等車、行走，就當暫時從元宇宙登出，好的作品錯過就錯過了  
吧……。

在疫情解封的夏秋交替之際抬頭重看舊世界，我總會有些迷茫：輕拂一身的微風滿足內心的程度，是高價賣出藏品的快意能及的嗎？忘了帶傘而淋成落湯雞的無助和不滿，跟誤觸詐騙 Mint 鍵，三秒內錢包噴掉五萬元台幣相比，哪一個更糟？拉麵湯的濃純香和吧檯前的酒酣耳熱，能否跟生成藝術和互動式作品在藝術家及藏家之間搭起的橋樑媲美？女孩的纖腰美腿和在耳邊細細吐出的曖昧話語，難道沒有搶下名家單版巨作前的瞬間更讓人永生難忘、幾近高潮？元宇宙，在我們之中又在我們之外，「不停演化」是它的另一個名字。

賴宗昀——下一篇將介紹他衝浪 NFT 的心得——日前給女友慶生，送給她自己辛苦搶到的章魚，照片中蠟燭前，她感動地許願；我認識多年的平面設計師小二，原本會獨自一人凌晨起床搶跳舞兔兔，現在他的枕邊人大概因為工作關係也入坑了，有時會哀嘆沒有搶到十二生肖。就連我母親，最近登入線上影音串流平台看電影時，也會不小心把該平台稱作「NFT」（確實包含了這三個字母）。元宇宙深深介入了大家的生活，打亂了每個人的日常，但就算如此，也不可能犧牲那些羈絆我們的人情。從伴侶、家人到朋友，元宇宙越是在這些關係中擴張、延伸、流淌進所有孔縫，舊世界或說「底層的現實世界」就越是複雜，卻不可能被取代（稱元宇宙為「虛擬世界」是不夠的，因為它已經成為「較高層的現實世界」）。

一個溫暖的午後，由於不用備戰搶貨，群內幾位朋友正漫無邊際地瞎聊，沒多久對話框一片空白，周遭陷入靜默。突然，阿亂傳來小短片，一個稚嫩的男孩坐在小小單車上，望著螢幕這邊幾個灰頭土臉的可悲前中年人，真摯又傻裡傻氣地笑著高喊：「買一加一密一貨一幣一也一要一記一得一出一來一玩一喔一  
一！」才剛有了第二個小孩的阿亂正帶著全家出外散心，卻不忘給夥伴們打氣。男孩背後視窗的遠方沒有元宇宙，只有搖曳的綠樹和燦爛異常的陽光。



（本文為「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

## 04 變成 NFT 的形狀：聲音藝術家賴宗昀的縱身一躍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s://www.heath.tw/nml-article/being-merged-into-nft-the-jump-of-new-media-artist-lai-tsung-yun/>

2016 年初，我曾跟賴宗昀合辦失聲祭第一百回，此前我們共同邀請過中國聲音藝術家王長存和虐待護士來台。那幾年大家聊的都是電子音樂和音像演出，緊密聯繫各方，好讓活動順利。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志同道合就是了解彼此，事過境遷後才發現這是一場誤會。太多的「志／道」遠在天邊，與實際生活無涉。當兩人為某個議題、某部電影或某首曲子大聊特聊，無意間跟彼此的私我拉開距離時（所謂「共事」），我們很難說認識一個人。

但誰願意輕易讓人窺看自己的內裏？一個介於天邊和私我之間的折衷方案，或許是談談眼前的、短視即可明白重要性的東西，這東西支撐著理想，又維繫了乘載我們內裏的肉身：錢。

因為這個資本主義所強制的普世物質或符號，我們可以在不明白對方興趣和心情的狀況下，靠著觀察其生活和消費模式，命中率不低地感受他或她活在世上的愁苦疲勞，偶爾為之嘆上一句：「唉，真不容易！」我以為，這是所有投資社群的成員共有的心態，一種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快意與疼惜（大概類似生理男性當兵時，雖然互不相識，對於跟家人和女友分離的煩悶都頗能同理）。

2020 年以降，我跟賴宗昀更常聊的，已經是調酒，偶爾是咖啡，接著迅速轉變為加密貨幣，再來就是 NFT（非同質化代幣）。一本正經地談論活動的籌畫和誰誰誰的表演很屌很猛，好像已經是上輩子的事。

偏偏是這樣，我自認比以前更認識這位聲音藝術家。他的外表一貫低調，但觀其 Discord 群的發言，顯然想法滿滿（注意：很多低調的藝術家，恕我直言，腦袋本

來就沒有東西，無法高調，只好悶聲裝神祕)，像隻夜梟般總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使盡全力套住最具代表性的數位收藏品。

用「套住」一詞，是想模擬在夜市擲出塑膠環，設法圈到玩具禮品的動作。但究竟是賴宗昀在套、在收藏那些作品，還是那些作品硬生生把他套牢，其實難以分辨。尤其在 NFT 的世界，同一件作品把你套牢好幾個月，隔天一早卻可能驟然發現，錢包水位因為該物件賣出而翻漲五六倍。據我觀察，賴宗昀深明箇中道理。

以下，我將首先交代賴宗昀在泰卓（Tezos）鏈上三個 NFT 平台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收藏事件，其次簡介其創作。

加倉不要怕！從 Hic et Nunc、Fxhash 到 Versum

如果你不是大戶，而是跟我和賴一樣，一開始都是貧弱可憐的菜雞，那麼告訴你有一張泰卓幣 64 元（即 64XTZ，筆者書寫的此刻，大約等同於 6,200 元新台幣）的 NFT 很棒，未來就算不會漲價，至少也會保值，你大概會假裝沒聽到，不然就是買了之後，內心淌血不欲人知。

其實，如果把這個價位的作品拿來說嘴，說它好貴、買了之後三餐要節省預算等等的，那可能會被笑掉大牙。先不說當代藝術有多少畫作是幾十幾百萬元起跳，在以太鏈（Ethereum）的著名賣場「開海」（opensea）上，售價動輒五六顆以太幣起跳的頭像（**PPF; profile picture**）和畫作就屢見不鮮。相反，泰卓鏈上不少佳作都很便宜，換算後，從幾百塊到萬元台幣以內的作品可謂多又好；更重要的是，手續費低廉，不似有「貴族鏈」之稱的以太鏈高昂，因而吸引不少新手——無論是藏家還是藝術家——來逛逛。

2021 年 5 月，幣市血洗，大量韭菜被割。此前一個多月，我並未認真看待 NFT，倒是賴宗昀在 4 月時，便用 64 顆泰卓幣買了一幅詭異的錄像作品。印象中，在該年「8 月狂潮」前，群友們的錢包水位很少破百，這不只是因為不懂如何挑選好賣或經典的作品，更是因為剛開始操作，難免擔心錢這麼花下去將不知去向，所以總是少額入金。賴宗昀 4 月就花大錢在 Hic et Nunc 上買了這件作品，實在不大尋常。

事後詢問他哪來的勇氣購入，他只悠悠說了：「Memo Akten 和我心有靈犀。」原來幾年前賴曾在巴塞隆納表演，場上遇見一名外表與氣度皆不凡的藝術家，賴當時便心想「這人好特別」，後來兩人對看一眼，賴就完全被迷住了——這般猶如

偶像劇男女主角邂逅的描述，完全出自賴宗昀本人之口。

Memo 是土耳其裔藝術家，我稱之為「錄像」的作品，重點根本不是攝錄方式和內容，而是質地：人臉（Memo 本人）同其背景植物在持續的動態中輪廓溶解、顏色和形體改變，隨著景深加強、鏡頭不斷拉近，人臉幻化成類似果實、猿猴和孔雀的圖像，接著我們又看到大量的眼睛和更細緻的、或許屬於龜皮的粗硬紋理。一分鐘結束，影像倒回起始的藝術家人臉。這是 Memo 在 2015 年的作品「心層行旅」（Journey through the layers of the mind）。

在作品介紹中，Memo 並未提到稍後被大量使用的「生成式對抗網路」（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只明確寫下「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和「生物神經網路」（Biological Neural Network）等同屬認知科學、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技術或專門領域。他認為，在觀者試圖辨識作品中的各種圖像時，心智也捲入了機器被訓練、學習和校正的反覆過程；換句話說，主觀（藏家和觀眾）和客觀（機器和藝術家）出現一定程度的互動，甚至是相互滲透。此外，Memo 還指出，這可能是第一個以「深度夢境」（Deep Dream）創作的錄像——利用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和雜訊，使機器根據目標值調整現有訊息，進而產生如夢似幻的圖像，這項技術由 Google 工程師開發，2015 年起風行一時。

看來不只 Memo 本人吸引了賴宗昀，這件作品本身就大有來頭。該作共 32 版，不算低版數作品；此刻有四人掛賣，最高價 23,500XTZ，最低價 1,500XTZ，賴宗昀出的價格是 10,001XTZ。

在泰卓鏈上買賣過 NFT 一陣子的藏家，想必知道 Hic et Nunc（簡稱 HEN）更名的事。這個平台經社群投票決定，目前已改為「TEIA」（葡萄牙文 Web）。泰卓鏈上的 NFT 平台不只能改頭換面，還會先後冒出許多種類。除了更適合瀏覽商品訊息的 Objkt，2021 年 10 月底，我們見證了全新的生成式藝術（Generative Art）網站誕生：Fxhash。

Fxhash 有點類似 Art Blocks，上面的 NFT 被藏家買下後會刻意保留了一絲神秘感，既同又異的「多個單版次作品」首先以盲盒形式存在。有別於 HEN／TEIA／Objkt.com，若它們是靜態的藝廊，Fxhash 就是動態的「福袋生產器」。我們可以看到，既有平台上活躍的藝術家一一過來發作品，即便不懂 p5.js，也設法與工程人員合作。

開設 fxhash 平台的藝術家 Ciphrd，曾在創站之初發行過「三原色基礎細胞自動機」(RGB Elementary Cellular Automaton)，一件由基本色光紅、綠、藍堆疊組合而成的像素幾何作品。隨著越來越多藝術家投入 fxhash 和韓國巨鯨「Galaxy」(群友總是誤稱為「宇宙哥」)的掃貨，這件開山之作現在身價 666XTZ，最高曾以 6,000XTZ 賣出。更驚人的是，由於開站給大家衝個人氣，該作一手價是 0 元。

此後最被熱議的，尚有以植物為題材，細緻描繪其大量不同色調、紋理和形體的底限藝術家 zancan。藏家們早在 HEN 上領教過其風采，當 zancan 要到 fxhash 發行作品的消息傳出時，便一致企盼。「庭園，單體」(Garden, Monoliths) 再次展現他的特色，這回配上盲盒機制，價格直接奔月：即使過了將近一季，地板價仍維持在 4,000XTZ——我們有位群友，依當時幣價來計，一個晚上靠賣出一幅 zancan 作品便賺了五十萬台幣。

賴宗昀沒有這麼幸運，他的瘋狂跟另一件作品有關。

就在「庭園，單體」發行後八天，一位頭像為青蛙佩佩 (pepe) 的藝術家捲起了一陣風浪。這位「佩佩」的作品名稱是「不可能的教堂」(Impossible Cathedrals)，命名靈感來自卡爾維諾小說《不可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如同他在作品介紹中提到 19 世紀印象派跟當時主流繪畫分庭抗禮一樣，「不可能的教堂」也以程式寫出光影的朦朧感，獻給敢於批評既存體制的人們。如果把這件稱作佩佩「一代」，那麼稍後的「二代」和「三代」也是類似風格。它們在螢幕上一筆筆、一片片地鋪陳出時而繽紛時而暗沉的色彩，近看像風暴又像雪花，充滿霧面的幻象遠方似乎藏有一頭猛獸或不知名的蛇狀物。

佩佩不只在 Discord 群引來關注，王新仁見其編寫的程式代碼後也大為讚賞，努力 FOMO 群友——好吧，阿亂認證過了，我們只好買了，不然呢？大家甚至開始猜測「佩佩」是不是哪一位知名加密藝術家的分身或小帳。這一猜可不得了，再次引起藏家們的不安，於是又有更多人搶購！根據賴宗昀的統計，他自己就買了 21 張，隨後賣出 2 張。不只如此，他還花了 700 多 XTZ 去二級市場收購「二代」和「三代」；換算下來，在佩佩身上他就花了 1,000 多 XTZ (現價約十萬台幣)。

也許有讀者好奇，賴的投資策略如何能適時回本以便持續加倉。其實他曾經以 666XTZ 售出 akaSwap 上 Tez Dozen 專案的「老鼠」(由知名插畫家川貝母繪製)，而且還是公認最難獲得的「金背」版 (單張作品成本不到 20XTZ)。此外，他也曾在 Objkt 賣掉「蜥蜴」——這應該是第一筆造成泰索鏈頭像風潮的專案——成交價格是 555XTZ。但對此，他還是大嘆：「唉，我沒有真正高價賣出過作品！」(賴

所謂的高價賣出，至少應該要 1,000XTZ 以上吧？)

因為這些收入（當然不只這些），賴總能適時趕上撲面而來的投資標的。可是持續蒐集 NFT 究竟要如何回本？愛好總有個底限吧？賴鎮定表示：「就等錢包水位回填再買啦！反正總會有東西賣出去的！」

在新專案來臨前，賴的錢包多半確實如其所言地回填，而且是因為藏品售出，而非無盡入金。或許是因為在「交易」（買賣）和「收藏」（出於喜愛和審美的角度進行）方面都能兼顧，所以賴宗昀對於新的投資標的或專案總能好整以暇——如果手中真的沒有錢了，跟群友借一下也不是問題。

在 fxhash 之後，又有新的泰索鏈 NFT 平台出現：Versum。該站的瀏覽方式與 HEN / TEIA 大同小異，但它不只發行自己的代幣，對於作品轉賣之後的出金額度更有一定限制。藝術家在此發行的作品通常價格更高，平台方似乎主打精品路線。隨著在既有平台發行作品的藝術家紛紛前來佈局，一位元老級的人物也出沒了，通知我們這個消息的正是賴宗昀。

許多新媒體藝術家使用的軟體「Processing」，由 Casey Reas 所創。在 HEN 開設沒多久的 2021 年 3 至 5 月，他發行了以「AAI」為名的作品，先後是 CAAI（128 版）、XAAI（32 版）、WAAI（8 版）、PAAI（16 版）、QAAI（32 版）、RAAI（8 版）、VAAI（8 版）和 ZAAI（64 版），這些字母皆以「CSRSNT」前綴。

還記得去年四月王新仁怎麼 FOMO——不，是強迫——我們買下這些作品。這是他和幾位朋友做足功課，努力猜測「CSRSNT」究竟是誰的破案結果。就像前文提到佩佩時，曾說他可能是某位知名藝術家的分身，在 NFT 的世界中，我們要隨時小心眼前所見的作品可能出自某些匿名的大家。好險，這回我們沒有看走眼！

AAI 的基本樣式是一連串呈現交叉狀或方塊狀的線條（賴宗昀曾把它們說成「地毯」），炫目迷人卻也模糊難解。將其拉近（zoom in），我們就能看到微小的各色點陣，每一點的顏色及其佈署位置均不重複，可謂近看紛雜，遠觀有序。當時，幾位群友有人用 10XTZ 購入，有人用 32XTZ 購入。沒想到，大概三個月後，這些作品先後以 1000XTZ 到 4000XTZ 的價格賣出。

Casey 在 Versum 發表的系列作品是「DAAI」（128 版），開放藏家議價（offer），起始價格一律為 512XTZ；若議價者多，藝術家將採用獨特而公平的方式選出買家。其中的若干編號，買家只要持有編號相同的「CAAI」（同樣是 128 版）便能免於

競爭，以議價方式直接購得，因為 DAAI 正是由 CAAI 衍生而來。必須注意：DAAI 是這系列的關門之作，此後再無 AAI，CAAI（最初系列）和 DAAI（最終系列）存在著對應關係。

當我向賴宗昀詢問作品訊息時，他一方面大方告知網址，另一方面則毫不客氣地表示：「我要編號 001。」從 64XTZ 的 Memo 到 512XTZ 的 Casey，前後悠遊超過半年，賴宗昀的胃口越來越大，眼光越來越精，手腳越來越快！

回到創作：賴宗昀的兩類作品

拙文〈兩界三通〉曾描述王新仁如何靠生成式藝術獲得廣大矚目，最終改善經濟條件。但除了他，其餘藝術家未來要達到這般水準，所需的功夫恐怕更多，畢竟所有歷史上的「第二次」，標準往往比「第一次」還高。

有時賴宗昀發現自己的投資標的表現理想，錢包水位逐漸乾枯，仍不免牢騷：「乖乖創作吧！」我們這群整天泡在元宇宙的夥伴，多半是新媒體藝術家。坦白說，大家沒日沒夜追著各色過江之鯽，創作的時間與心神早已被剝奪；再說，若加密藝術交易可以帶來更多、更快的利潤，那麼當一個辛勤生產的藝術家還不如做一個機敏的交易員。某位受邀演講的藝術家友人從現場回來，發現夢幻逸品幾分鐘前都被買走時，只能半開玩笑地表示：「出去工作真的是讓白花花的鈔票放水流啊！」

這不是說套利總是那麼輕鬆，也不是說套利必然侵害創作。相反，許多認識 NFT 只是為了將作品上鏈的朋友，恰恰因為沒有從事過加密藝術交易而不了解藏家心理，最終無法融入社群，作品即使叫好也不叫座。最常見的狀況，就是抓不到版數和價格的對應關係：初出茅廬的藝術家（我指在元宇宙）最忌作品沒有賣完，一旦作品版數和售價過高，就會因為無法完售而 FOMO 不到其他人；久了之後，不只自身的收入沒有長進，也會開始不相信 NFT，由熱轉冷，甚至由愛生恨。

這些重點，身為 OG 的賴宗昀清楚得很。事實上，他在 HEN/TEIA 的創作成績已經不錯。去年 4 月到現在，所有作品由於精準控制版數和售價——如 5 版或 10 版，每版通常在 5XTZ 以內，沒有賣完的話，他會在一定時間內將剩餘版次燒掉——幾乎都完售，只是賣得快或慢的問題。不過，銷售狀況似乎也止於這個水平，沒有辦法進一步讓作品在推出的第一時間賣光。但是，唯有達到這種秒殺的程度才方便逐步提高版數和售價（好比 20 版，每版 30 至 60XTZ），在藏家爭搶的

同時又對外 FOMO 更多買家，真正賺到一筆可觀的收入。

然而，這不只要求作品別具巧思，更強制藝術家去經營社群、跟藏家積極互動，進而設定有趣（但也頗為累人）的營銷方式：從取得白名單（Whitelist）的規則，到先後好幾輪不同價格的事前鑄造和公共販售，藝術家在此作為項目方或專案提供者，必須思考相對長程的創作生涯和系列作品的延續，不能走一步算一步，福至心靈時再神來幾筆。

我們可以從生成式藝術——如果同時又是交易式藝術（transaction art）——的特質反思社群經營的重要性：藝術家只提供一套精緻而廣泛的、跟特定智能合約互動的程式，無法古典地單方面決定作品形貌，作品形貌必須由無數藏家的購買行為即時參與才能決定，畢竟這是觸發作品生成的必經過程。如此，作品的銷售和收藏、程式的抽象架構和可見外觀、單一藝術家（及團隊）和廣大的買家社群，無不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彼此不分割；從這個 Web3.0 的奧義展開新的思考，「財富自由」才不是一個自我安慰或友朋之間開玩笑的「空符徵」（empty signifier）。

賴宗昀的作品至今有兩大類，分兩個錢包身分執行：一是以幾何圖形為基礎進行調變的音像作品，多以 GIF 格式上鏈，有時也有錄像；一是特別計畫，系列名稱是「先祖」（The Ancestors），主要以泰雅族長者的肖像為素材，透過「風格式生成對抗網路」（styleGAN）改變輪廓和質地。

以去年發表的最後一件作品「徙：除階段」（Migration: dePhase）為例，聲音和影像的搭配緊密到位，是 HEN/TEIA 平台上許多加密藝術無法做到的。後者的聲音往往為加而加，好不突兀，跟影像無甚關係。

「神經網路：美好的變奏白版」（Neuron Network: Good Variation #White）是同名系列作品「神經網路」的特殊版，另一個特殊版為黑版，由新媒體藝術家洪譽豪買下，其餘皆為編號版（我買的是 004）。這件重複輪播的影像作品是 GIF 格式，將機器學習所模擬的神經網路具象化。此作為單版，王新仁以 10XTZ 購入，現正以 100XTZ 掛單。從作品名稱來看，發想顯然跟王的「Good Vibrations」有關，我們可從中見到藝術家在元宇宙上相互支持、鼓勵的文化。

「先祖」計畫近來仍在進行，晚近的老祖宗們色彩更瑰麗，繪畫感更強烈。此外，賴宗昀也讓之前的「先祖」持有者獲得新作的空投，算是盡可能用心與藏家保持關係。



有關 GAN 的技術，必須專文討論，這裡只能略提原理：機器被訓練認識和繪製特定圖像，同時也被同一套機制從反面或根據其他資訊進行校正；在這一來一往之間，圖像沒有固定的樣子，只能呈現為一個過程。如果試著把這個過程定下來，圖像就會是扭曲的，或者是揉合了許多資訊因而無以名狀的一團雜多（藝術家仍可介入修改或調變）。這挑戰了傳統的觀看方式，也再次顯示，我們觀看的對象總是處在變動中——不同的是，因為這是機器學習的結果，所見的對象本質上是機器模仿人類或生物神經網路後「看到」和「繪製」的景象；換句話說，觀者正進入機器的意識中。

小結：在套利之外

元宇宙再怎麼新奇，也不存在「精神時光屋」，因此並沒有改變人們一天只有 24 小時的鐵則。當藝術家花更多時間在收藏和投資，勢必無法兼顧創作或生產。在這股 NFT 狂潮中，**to create or not create** 真的是一個問題。尤其在牛市時期，套利絕對是一大誘惑，名聲響亮的藝術家可能都要另開小帳搞一批買賣了，何況是二軍藝術家？

然而，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大量的買賣下還是要有人生產。那麼究竟是買賣賺，還是生產賺？這要看藝術家們是不是想自我挑戰，成為下一個「John Karel」或「Matt DesLauriers」，或者在台灣，至少成為下一個「王新仁」。

元宇宙不只一天只有 24 小時，「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也沒有改變：一件事情做得太頻繁了，樂趣將逐步減退。據我觀察，密集買賣超過一季，大概就會開始跟 NFT「保持安全距離」，如果先後經歷過牛市和熊市，就更能平常心看待損益，賴宗昀也是這樣。

內線消息指出，最近他不只重拾「先祖」計畫，回到生產，更開始參與組織，籌畫新活動——別忘了，他已經是日前失聲祭的組織者。對這位持有許多重要藏品的藝術家來說，和其他朋友共同展出耗盡心血奪得的寶物，想必也是獲得關注和收入的另一種方式吧？從 NFT 的交易到生產，再到組織和策展，這些狐群狗黨將打造一個新世界，一個專屬於泰卓鏈上的藏家群體，跟重要到已經氾濫的以太鏈 NFT 分庭抗禮。

去中心，再一次去中心！期待那天的到來！

（本文為「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

## 05 算術迴戰：新媒體藝術家葉廷皓的 NFT 收藏與交易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s://www.heath.tw/nml-article/calculating-kaisen-the-nft-collection-trading-of-new-media-artist-yeh-ting-hao/>

葉廷皓，人稱 Puta，有時大家喊他「葉（讀音 YA）教授」（不是真的教授，而是曾經紅極一時的「心海羅盤」那位）。除了雙魚座，他還有幾個「雙」讓人印象深刻：一頭白髮，膚質卻不錯；一邊專精於細膩的數位藝術，一邊悠遊於狂野的搖滾場景；近年接了不少商業案，仍堅持獨立創作。

跟賴宗昀一樣，他也在 2021 年上半開始投入 NFT。但有別於身家 All In 的賴，葉的投資身段堪稱簡約俐落。拙文提到王新仁和賴宗昀的 NFT 行動，總賦予他們死命衝撞的形象，似乎頭破血流才能有所收穫。不，葉廷皓不走這個路線，他出手謹慎多了，大概是因為身為客家人所以比較吝嗇吧——別誤會，這個地獄哏是群內大夥閒聊時，他拿來自娛娛人的！

在我們所屬的 Volume DAO 這個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中，有時候會有些大方的藏家和藝術家將獲得的 NFT 拿出來抽獎，也就是所謂的「貢獻社群」，葉廷皓總是負責為大家張羅流程，召喚抽獎機器人。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積了許多陰德，所以在 FXHASH——泰卓鏈（Tezos）的生成藝術平台——鑄造盲盒時，時常抽到稀缺度高的作品呢？沒人知道，我們只有羨慕的份。

除了這項好運之外，在泰卓鏈的 NFT 主流平台仍是 Hic et Nunc（HEN）時，葉廷皓就曾做過幾乎無本的生意，賺過幾回。舉例來說，去年四月 HEN 初創，他以 1xtz 買入 Mactuitui 的作品，三個星期後以 100xtz 賣出，獲得往後購入其他作品的第一桶金。雖然他曾栽在 John Karel 發行的三萬件趣味骷髏，也在王新仁死命 FOMO 下買了大量 Pepe 和 Stranger in the Q，但藏品數量並沒有王和賴瘋狂。

一年後的今天，當眾人目光集中在 FXHASH 時，他仍三不五時在臉書發表「感謝文」，感謝藝術家們賜予佳作，讓他高價賣出。可是說真的，他應該感謝上鉤的

巨鯨才是。畢竟在加密藝術市場上，藝術家的衣食父母是藏家，但藏家的恩人只能是更大的藏家。在葉廷皓套利成功的剎那，身分就從藝術家換成藏家了。

現在，我們來看看那些他銘謝惠顧的藝術家，也順道了解一下這幾個月來，**FXHASH** 上有什麼作品吸引大家爭相收藏。此外，筆者認為最有趣的，是在收藏和創作方面，葉廷皓都設了兩三個帳號（錢包）來進行，每個分身似乎都有不同性質。

### **FXHASH** 狂潮下的分身收藏

藝術家如果同時是藏家，為了收支平衡，往往必須賣掉部分藏品，而這樣的行為多少讓自己的身分有些尷尬。畢竟除了專心創作，藝術生涯很吃人際關係，結交朋友總不免要買下不特別喜歡的作品。於是，一手收一手售，只能另開別人察覺不到的「小帳」。

即使是藏家，收藏久了，出於分類或清理藏品的需求，錢包數量也會越來越多；某幾個專收只進不出的傳世經典，某幾個只放秒買秒賣的賺錢跳板，後者的資金來源最好要夠隱晦，避免被查出。至於有「分類癖」的藏家，那就更需要多個帳號：一個收某一類作品，另一個收另一類作品等等，泰卓鏈上就有錢包專收 **monochrome**（黑白色系）作品。

葉廷皓用不同帳號買賣作品，獲得豐厚成績。過去兩個月來，**FXHASH** 吸引了不少以太坊藏家進場，使泰卓鏈的整體交易量上衝，甚至超過 **OPENSEA** 上的幾項專案。我們時常聽到別人用「被 **NFT** 救活的公鏈」形容泰卓鏈，不是沒有道理。話說回來，**NFT** 交易再怎麼爆發，也不可能天天過年，五月狂潮的上一波已經是去年八月，高點永遠是少數。

### **TenebrisVia** 的自然情懷

從 **zancan** 確立殿堂級地位到 **Tezumie** 惹出仿冒爭議，**FXHASH** 流行植物風的生成式作品已經好一陣子了。在這波風潮中，有盲從投機的作品，也有匠心獨具的藝術家，**TenebrisVia** 就屬後者（**Tenebris** 是拉丁文 **tenebra**「幽暗」的特殊型）。出生馬來西亞現居雪梨的他，受到自然環境啟發，起初於 **Versum** 發表作品，主題即樹木和石頭（此刻 **25** 版的舊作，地板均價都在 **350xtz** 以上）。在 **FXHASH** 自介欄，他引用唐代隱僧拾得詩，以孤高自適的扁舟形象點綴草木山石，為滿坑滿谷

的編碼騰出一席禪意的空地。

### Rain Ritual #28 by TenebrisVia

在 TenebrisVia 處女作〈祈雨〉(Rain Ritual) 的長串交易紀錄中，有一位賣家的名稱是如下亂碼：NłS¼rpr¹µs。稍微瀏覽一下便可發現，作品成本價只有 14xtz，而這位 NłS¼rpr¹µs 在購入一天之內就以 256xtz 賣出。

今年五月下旬是泰卓鏈 NFT 久違的狂熱時期，藏家買得迅速，賣得也不遲疑，買賣雙方皆大歡喜。267 件的〈祈雨〉包括秋風輕拂過的乾枯草原，也有如蔭綠樹豎立於有稜有角的大石邊，風行之後草偃，萬物鮮活又有靈。這些動態風景既描繪山雨欲來之前，也捕捉雨過天青之後。螢幕中，層疊而至的筆觸從容地將自然世界賦形於數位世界。NFT 的枯竭期過了，就連編號 28 的〈祈雨〉也飄著滋潤的細雨，草木跟著搖曳。面對久旱後的甘霖，NłS¼rpr¹µs 可沒錯過。

沒多久，Puta 在自己的臉書頁面放上一張作品，對藝術家表示感謝，該圖正是編號 28 的〈祈雨〉。在我執筆寫下這些文字的七天前，NłS¼rpr¹µs 的真正恩人，也就是接了他的盤的買家，以 500xtz 將這張作品掛出。我自己收藏的〈祈雨〉編號 202，還靜靜躺在錢包裡，任由這波狂潮退去。

### Iskra Velitchkova 的緋紅幾何

Iskra 可能是目前最紅最賺的藝術家。她的作品〈不宜居的〉(Uninhabitable) 在 FXHASH 曾以 10,000xtz 售出（一級市場價格只有 20xtz），而且在五月狂潮中，接連被巨鯨們幾千幾千 xtz 地掃貨，現在地板價平均都有 1000xtz。

保加利亞出生的 Iskra 現居馬德里，去年三月即加入 HEN，積極發表加密作品，堪稱泰卓鏈 NFT 元老 (OG)。她研究幾何線條的自由伸展、彎曲和聚集，試圖讓機器的創造更接近人性、更有機；不管紋理還是色澤，我們都能看到最細緻的變化和不均質分布。過去一年中，她的作品見於 HEN、Versum 和 FXHASH，顯然藝術家本人緊跟社群平台的走向，不閉門造車。二級售價在 FXHASH 攻頂後，作品在其他平台的價格亦受加持；四月底，她和其他加密藝術家登上蘇富比，在「數位原生之生成藝術」系列 1.3 (Natively Digital 1.3: Generative Art) 拍賣中，再次獲得關注，身價水漲船高，其他藝術家和作品已難望其項背。

葉廷皓的主要網路暱稱是 **craftweak**，今年一月在「**K/ddö Ä**」名稱下，購入編號 **310** 的〈不宜居的〉。乍看之下，這只是一張由方塊和長直線條構成的作品，頂多加上緋紅的漸層暈染，給剛硬抽象的氣質注入幾分溫柔和神秘。但仔細觀察，就像作品介紹所說的，圖像的元素其實是大量橢圓，萬千變化由此而來。我們看到，過去半年來，葉一步步把價格掛高，最終以 **1280xtz** 賣出——三個月前，由泰卓鏈上的 NFT 著名藏家 **Lonliboy** 收下，此刻掛價 **7800xtz**。

### Uninhabitable #310 by Iskra Velitchkova

與此相對，兩個月前，葉還賣出另一張〈不宜居的〉，編號 **152**，不知是忘了提高價格，還是因為稀缺度不高，成交價格只有 **125xtz**——這張不帶緋紅，純為橢圓線條匯聚浮現而出的黑色方塊與長直線條，稀缺度數值為 **60.2%**，高價賣出的編號 **310** 則是 **23.8%**，數值越「低」越稀缺（即「稀缺度越高」）。

賣出後，葉照例在臉書頁面上大表感謝，這幾乎成了他的固定儀式。當然，我們一夥人自然起鬨說他終於可以買下特斯拉（的一顆輪子）了。對照後續發展，葉廷皓只能反擊大家說自己肯定「賣飛」。

現在，我們正引頸企盼 **Iskra** 和 **Zach Lieberman** 合作。或許因為近日幣價狂瀉，發行作品的日期仍不確定。

### Ykxotkx 的多重宇宙

**Iskra** 和 **TenebrisVia** 都在其他泰卓鏈 NFT 平台發表過作品，**FXHASH** 上的作品只有一件，叫人格外珍惜（作品若是首發，通常值得收藏）。與此不同，**Ykxotkx** 自始就在 **FXHASH** 活動，至今發表過十件作品，此前我們不知道他人在何處、有何實績，可說是一位「**FXHASH** 原生藝術家」。

跟其他兩人相比，**Ykxotkx** 呈現的主題更多元也更具象，不那麼「純粹」或「極限」。除了點狀創作的抽象城市和線條創作的海岸之外，一開始吸引平台藏家們注意的，應該是兩款仿浮世繪的作品：不只將繪畫的外框以圓形和方形置換，**Ykxotkx** 還為圖像內部設計了 **128** 至 **512** 種變化，相當精彩。他的最近兩部作品則努力發揮圓形的變化——〈天體〉（**Celestial**）——並進一步擴展為球體，增設充滿想像力的科幻場景，作品內容也更有故事，這就是〈旅人〉（**Travellers**）。有趣

的是，後者的讀取畫面還載入類似飛蟲的可愛像素，藏家等待時也有看點。

### Traveler #96 by ykxotkx

筆者非常喜愛〈旅人〉，無奈在這波狂潮下，沒多付手續費根本搶不到作品；就算在第一時間以最快手速按下「鑄造」，結果也是一樣。如果說這次五月狂潮有什麼不同於以往的特色，那就是確立熱門作品必定會引起「gas war」（瓦斯戰，不妨簡單理解為「手續費戰爭」：付越多，節點烘焙師們才能以越快的速度處理你的訂單）。

〈旅人〉以荷蘭式拍賣（Dutch Auction）進行，每隔十分鐘降一次價，起始價為 60xtz，最終價為 10xtz。葉廷皓在第一輪價格即以 10 塊瓦斯費搶進，無奈沒買到，只能迅速補上 20 塊；換句話說，這件作品是以 80xtz 買到的。雖然如此，他隨即以 796xtz 掛出，並獲得另一位大藏家 MAJE 500xtz 的議價（offer）。葉不理，繼續以 K/ddö Ä 的身分堅持至隔天，遂以 796xtz 賣出，足見這件作品受歡迎的程度。近十倍的報酬，繃緊神經熬個夜真的沒什麼。

最後，葉廷皓還有另一個帳號，我連用文字編輯軟體也打不出來，只知字元包括「CimPÅtt」，六個月曾經以 256xtz 賣出王新仁的〈Chaos Research〉。身為藝術家，賣賣同行的作品補血一下，不要太明目張膽了。

### Objkt 與 akaSwap 上的分身創作：3D、音像與 AI

身為創作者，葉廷皓這半年來花許多時間在法幣工作。在 NFT 部分，大致有三類作品。

今年四月，在洪譽豪、微法文化科技工作室和徐元彥策展的「非同質化時間藝術祭：龍山」中，葉廷皓釋出了以孫文、蔣介石、蔣經國為對象的數位 3D 模型，它們自轉時被紅外線掃瞄，同時發出聲響。系列作品〈想像的共鳴〉（Imaginary Resonance）以藝術家本名（yehtinghao.tez）發表於 akaSwap 上（另一幅同名作品，則以花的形貌為取材對象）；在此名義下，早先作品還包括〈每個人心中都有段被刪〉（諧音「斷背山」），是以「先總統蔣公」為對象製成的「紀念切片」，除了石雕的質感外，背景滿是紫艷情趣，跟蒸氣波（vaporwave）的美感頗能互通。跟葉廷皓本人聊過天的朋友，對這些內容將毫不意外。獨立、批判、諷刺、

幽默，就是他的風格；從政治到廣泛的次文化，他無不關心。

每個人心中都有段被刪 - 先總統 蔣公紀念切片 02 by yehtinghao.tez

以 **craftWeak** 為名發表的作品，則發表在 **Hic et Nunc**，最近一次的作品已經是在去年底了。有別於以政治人物為對象的作品，這裡是聚焦幾何圖形、光影變化與色澤調整的嚴肅音像結晶，用 **TD (TouchDesigner)** 表達豐富動態；不變的是，聲響依舊伴隨影像而來。〈**GENoise\_Wave**〉系列包括四種顏色，有動畫和靜態圖檔。當初釋出時，除了獲得群友們的關注，更引來其他藏家購買。至今回看，仍然賞心悅目——細小方塊的形象和躍動的靈活感，總讓我想到 **William Mapan** 後來熱賣的〈龍〉(**Dragons**)，儘管兩者完全無關。

**GENoise\_Wave#01 by craftWeak**

這些作品在近幾個月偶有二級銷量。葉廷皓表示，有閒錢的話，他會買下自己的二級作品，如最近的〈**P\_FLOW\_00**〉——以點線共構的神經網絡形象為主題來發揮動態，配上噪聲雜訊——他就公開用最高價跟藏家收購，不只創造買氣，也照顧藏家，順便給自己保留一份作品。必須注意，這是跟準備另一個隱密小帳，作品一開賣就自我造市、自己買自己作品完全不同的。後面這種方式是扎扎实實的炒作，有意推人入坑。

葉廷皓最後一個創作分身是 **OKBoomer**，裡頭作品是之前操練 **Pixray** 的結果——我們一夥人玩這個東西玩上癮的時間，遠遠早於目前在台灣竄紅的 **Midjourney**——目前只命 (**mint**) 不賣，屬於藝術家的心適之作。雖然如此，反而可以從中看到葉廷皓關心什麼：再一次，隱身在 **AI** 背後，坦克在街道上行進，遠方泛著一堵紅磚牆……當初輸入什麼關鍵字給人工智慧，應該很明顯了。

**Tiananmen Square at 4th of June 1989 , Beijing (pixray\_genesis) by OKBoomer**

小結：在 **p5.js** 和生成藝術之外

對於 **NFT** 的收支平衡，葉廷皓抓得緊，算得清。許多藏家交易到一定量，就放棄



紀錄確切數字了，但我們三不五時仍可聽聞葉回報 NFT 單日的交易戰況。

對於數字這回事，還有一些趣味之處。掛價時，葉廷皓有時會給作品標上如下價格：228、8964、1450 或 426。雖然我們都會這樣為冰冷的數字灌注些許意義，充實一下虛無的套利生活（賴宗昫日前就為自己收藏的王新仁作品〈Chaos Culture〉標上 1314，昭告天下他對阿亂的愛意），但葉廷皓這麼做卻更符合其創作理念和政治立場。這就是專屬於他的算術迴戰。

據說，葉廷皓這陣子也開始嘗試用 p5.js 寫作品了。但我認為，這陣子大家過於關注生成藝術及其平台 FXHASH，忽略了其他音像作品與 p5.js 之外的工具。

別忘了，NFT 解決「數位原生藝術」既有的困境，而「生成藝術」只是數位原生藝術的一支。即便在現行技術與生態下，生成藝術具有「區塊鏈原生」的性質（必須注意，在藝術史上，就算沒有區塊鏈，生成藝術也存在了好幾十年），但我們何妨把餅做大，讓 NFT 的範圍跟整個數位原生藝術更加重合？假設區塊鏈原生藝術是「圓心」，非數位的傳統藝術是「外環」（上鏈之後屬於「數位移民」），跟區塊鏈技術無直接關係的音像藝術，恰恰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階梯」或「過渡地帶」。如果區塊鏈的藝術和藝術類 NFT 的精神要彰顯，相關實踐者更應積極爭取生成藝術之外的音像藝術入夥，創造更堅實的聯盟。

筆者好奇 Puta 的 p5.js 成果，更期待他以各種軟體繼續創作，產出不同於生成藝術的作品。藏家們熱烈收藏的藝術品和相應類型，能否更「去中心」，走向更多元的地步？又或者，在一段時期內社群總有風行的焦點實屬必然，無須改變，也無法改變？讓我們看下去。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2021 年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

## 06 到此一遊：黃大旺的 NFT 私創作與淡泊收藏

圖文版請見網頁

<http://www.heath.tw/nml-article/so-far-so-good-the-personal-nft-creation-collection-of-dawang-huang/>

本計畫「絕命藝師」還在構思和申請階段時，我就隱約感覺到，將黃大旺列入考察勢必會遇到一些麻煩，特別是跟前面三位藝術家相比。不過轉念一想，這樣也好，母群體中總要有些異數或難點（黃大旺在許多方面都扮演了這種角色），如此事實才能更全面地顯現。

雖然數位藝術不能跟 NFT 等同起來，但它們至少有些親近性，因此對長年從事相關創作的王新仁、賴宗昀和葉廷皓而言，暢遊元宇宙不算困難，我們也確實看到一些成果。相反，黃大旺儘管不乏數位作品，卻從來沒有精緻的、嚴格意義的音像（audio-visual）產出，也不曾以編碼（coding）創作。他編寫過 midi 音檔，也做過數位繪畫，但就是不像上面幾位藝術家專業和洗練；或者，對某些老愛抱怨學院體制的人來說，沒有他們那麼「北藝大」。

把黃大旺列入考察，原因之一是重新審視筆者自己，一個本來不把投資和新事物當作一回事的自己。隨著「區塊鏈—加密貨幣—NFT」這個三位一體進入大眾視野、制約投資人們的生活，我開始看重交易，也就是錢對物的買與賣，以及由此積攢金錢的過程與細節；換句話說，我不是本來就專注投資的人，而是乘著這波浪潮才有了一定程度的關心。我好奇，如果鏈圈的程式術語和幣圈（旁及法幣世界的股匯市）的數字線圖過於抽象，那麼以圖示人的 NFT，能否讓相對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感覺「踏實一點」，在創作和銷售作品時也正視投資？

答案是：不。有一些人，就是打死不理財不投資。除了苦手於此的麻瓜之外，一提到這般「金錢遊戲」，他們如果不是怕，就是恨，不只避而不談，也極盡嘲諷之能事，何況這場「賭局」還跟看不到、摸不著的加密貨幣扯在一起；台美股都不碰了，怎麼願意參與晦澀難解、「反正又是一次鬱金香狂熱嘛」的「虛擬」市場？假使把 NFT 從「三位一體」除名，對他們來說，或許還能接受（問題是，一

且如此，NFT 跟社群媒體上免費轉載的圖像有何不同？數位藝術家願意繼續接受這個廉價的命運嗎？），但因為 NFT 基本上扮演了「聖子」的角色，大家就退縮了。（這個聖子大致有一個「肉身」，即雙眼可見之視象，立基於區塊鏈和加密貨幣，卻更加具體。）

黃大旺也屬於這種人，而且不是唯一。在跟他類似的藝術家體內，似乎流淌著一脈牢不可破的骨血，「意底牢結」（ideology）抵禦著任何錢滾錢的市儈行為。對於受到批判主義影響、凡事講究獨立思考的藝文創作者及知識份子來說，這原是良善而可欲的品格。可是，若這番姿態只是用來掩飾對資本主義最新發展趨勢的無知，那將無助於指出超越眼前這個噁爛社會的可能；因為只有在深入體會並剖析病灶後，才能開出有效的處方。別忘了馬克思如何批評其前輩和同儕忽視資本主義的機制，他們的處方因此淪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而馬克思更曾在考量德國政局對歐洲的衝擊後，跟倫敦證交所買過一波股票，隨後跟恩格斯抱怨資本的殘酷。批判不是劃清界線，而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翻看黃大旺的 tzkt（泰卓鏈上的帳本系統），第一筆入金是在 2021 年四月底，由我轉入兩筆 xtz；就此而言，大旺也算是泰卓鏈 NFT 的 OG。不過基於他的習性，這一年間，收藏和生產的成果不算豐富，儘管就這些作品本身而言，仍是有趣且美觀的——或許，這可以讓我們回歸創作層面，暫且抖落一些銅臭味吧？

不問錢途，只求美好：黃大旺的淡泊收藏

大旺喜歡的 NFT 不太是生成藝術，而是老派一點、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有其顛覆性的作品，如刻意毀壞資料的 glitch 作品，以及發揮創意東拼西湊的拼貼藝術。我們可以從他的幾件收藏品窺知一二，其中也包括幾年前風行的人工智慧。

資深的泰卓鏈 NFT 藏家應該多少看過 Chepertom 這位藝術家的作品，只是從投資的觀點出發是否會買他幾件，可就見仁見智了。

被低估的 glitch art：Chepertom

Yellow.RAD by Chepertom

Chepertom 來自法國，曾經幫拿過多項大獎的女高音歌手亞莉安娜·格蘭德（Ariana Grande）做過音樂錄像。他的創作充滿大量 glitch——使資料錯誤顯示或

故障的手法——顏色和紋理被刻意扭曲；看似雜亂，實則完成度高，作品之間方法貫通又不失畫面的變化和細節，只要觀者能感受其中折損、崩潰和不協調的快意，都會為之觸動審美的神經。

可惜，他的推特雖然也有三千多人追蹤，但在泰卓鏈上的知名度卻不高，從未站上話題的浪尖。15 版內的作品值得收藏，因為一級市場價格不高，二級價格通常也沒有高出一級太多，缺乏買家搶購；換句話說，除非出於無法自拔的喜好，否則只能視為價投的對象（意思是，花點錢無傷大雅買個幾張，搏他一搏，而不是非買不可的搶手貨）。

大旺曾在推特上多次轉貼其作品，我自己也非常喜愛。Chepertom 是在 2021 年泰卓鏈 NFT 最熱的八月開始發表作品的，直到前幾個星期都還持續上鏈新品，可謂死忠的泰卓鏈 OG；更重要的是，他發行作品的間距恰到好處，不像某些藝術家雖有良好的技術與美感，卻濫發作品，無法令藏家期待並感受其珍稀性。目前還未在 FXHASH 這樣當紅的生成藝術網站現身，大概是包含他在內許多藝術家的硬傷（對這些藝術家來說，其實不公平）。

大旺收藏的這張 Yellow.RAD 於去年 12 月初發布，只有 10 版，一級價格 6xtz。不過，他是在今年五月才以 28xtz 購入，目前無人掛賣。我不知道除了純純的愛（以及也許我們都忽略的成為藍籌 NFT 的可能），還有什麼原因讓大旺以這樣的條件買入。

### 冷門的拼貼藝術：AEMPATIA

另一位大旺喜歡的藝術家來自阿根廷，是從事拼貼藝術的 AEMPATIA。坦白說，如果不是專門瀏覽大旺的收藏欄，我從來沒聽過這位藝術家。他初次發表作品的時間比 Chepertom 還早，在去年六月。除了 objkt 上的各個系列，他也在 rarible 發行。

### Scenarios by AEMPATIA

這件 Scenarios 有 15 版，大旺在今年三月以 1.5xtz 的一級價格買下，目前有其他藏家掛價 10xtz，就投報率來看，表現不俗。大旺認為，這件作品的拼貼元素比例合宜，展現出「突兀的說服力」。

作品由實體紙張拼貼而成，輔以數位修正，我們可以聯想到許多故事和畫面的可能意義。AEMPATIA 自稱是「天啟的拼貼藝術家」，關注宗教畫的素材如何結合當代元素，作品有靜態圖像也有簡單的 GIF。他的新作上星期發布，跟 Chepertom 一樣都是 OG，卻同樣不是社群焦點。除了審美情趣外，類似藝術家的作品很難現買現賣（flipping），只能長期價投。在大旺這裡，我們看不到像賴宗昀、葉廷皓那樣 flipping 爆賺一筆的情況；即便他手邊的藝術品在數據上投報率良好，但交易資金量過小，一切也是枉然。

事實上，拼貼藝術在鏈上從來不是顯學，細想下來，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紙類拼貼而後上鏈，只是把 objkt 當作又一個拍賣的平台，創作及製作過程都跟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特色和智能合約設定無甚關聯。生成藝術之所以萬眾矚目，就是因為它在新環境下使自己成為「區塊鏈原生」的，攜帶過去的視覺傳統，緊密扎根在技術與概念的沃土中；不只如此，結合 p5.js 的書寫，它很能展現出複雜的幾何紋理和豐富可期的時基動態。當然，現在的趨勢已經有點過熱了。

細密調變的 AI 古畫家：Ganbrood

Lorem Ipsum by Ganbrood

在大旺的收藏欄中，少數知名的藝術家除了有 Mesh Lab（倫敦電子音樂家 Max Cooper，在現實世界中已廣為人知），還有 Ganbrood。後者相當活躍，總是在許多藝術家的推特留言回覆和討論，也是泰卓鏈 NFT 社群中的頭號藏家之一。

作如藝名，Ganbrood 使用人工智慧中的「GAN」（生成式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生產作品，連續製出多幅擬古又貼今的驚人成品。他的靈感多來自攝影和古畫（自詡為「後攝影師」），企圖拆解和重組物件輪廓。今年三月底，在 Volume DAO 獨立選件的《機器會夢見 NFT 嗎？》藏品展上，Ganbrood 就被選為參展藝術家。他的作品吸引許多畫廊人士佇足觀賞，詢問度高。

大旺收藏的這幅作品，名為「亂數假文」（Lorem Ipsum），在拉丁文中是指用來測試排版的隨機文字。在 AI 行動和人為調校下，幾乎每一次的調變或修整都可被視為測試性的文字或版面，只要人工智慧越趨成熟，測試本身更令人滿意，就是直接的成果。

這件 Lorem Ipsum 今年一月底發行在 Versum，創作於 2021 年初，共 187 件相同版本，每一件的初始價格都是 5xtz，目前地板價是 13.37xtz。雖然此刻若順利賣出能賺取約兩倍的利潤，但超過一百版的設計，對藏家來說，不易高價脫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當大旺收藏知名人士的作品時，往往版數和訂價不夠漂亮，因此不易賣出；至於版數和訂價有利的作品，則恰恰出自不太知名的藝術家，再次不易賣出。這跟一般藏家鎖定知名度高，同時版數和訂價又漂亮的策略完全錯開。以上，都不妨礙我們出於審美情趣來鑑賞作品，只是若要把收藏之路走下去，這麼做只會讓錢包快速探底，因此必須持續入金，最終重倉 NFT；若拒絕這麼做（大旺就是如此），那麼在媒體上被大肆宣揚的 NFT 不過只是偶一為之的消遣，不是新型的創作媒材和載體，甚至連給人負面印象的投機或炒作都說不上。

在 NFT 的世界繼續死幹 (SCUM)：黃大旺的私創作

大旺創作的 NFT 並沒有離他過往的作品多遠，大分兩類。一類是 Chepertom 的路線，繼續大搞 datamosh（像素損壞），我們再次看到色塊被打斷和扭曲。另一類是帶有書法筆觸的線條，文字——見諸「黑狼／黃大旺」臉書粉專的俳句、宣講、幹話和諷刺短文——在此是幾何圖形的另類呈現。這些素材出自 ipad 的 procreate，圖像則是用 PC 的免費軟體 gimp 與 krita 完成，搭配 wacom cintiq 繪圖板（都不是新奇昂貴的東西）。

untitled20210725a by yingfan.tez (aka. bigsun\_onesoil)

根據作品介紹，〈untitled20210725a〉試圖捕捉網路碎片和數位渣滓，貫徹黃大旺最在意的「死幹」(SCUM) 精神：爛、厭、髒、亂、臭，底層的底層，外掛漫無邊際的頹唐與一蹶不振。此作發表於去年七月，只有三版。一級價格 1xtz，現在二級價格是 50xtz，掛價的藏家就是「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的羅仕東。另外兩位持有者分別是新媒體藝術家姚仲涵和賴宗昀；除了姚，其他人至今都還很活躍。

rather go home and be a pet by yingfan.tez (aka. bigsun\_onesoil)

這幅「灰階書法」只有五版，目前售出兩版；這是他的第一件書法 NFT，遺憾的是，大旺並沒有在臉書粉專宣傳。不過，以台灣的藝術類 NFT 市場和身為 NFT 領域的新人而言，這樣的版數雖少，單價 2xtz 卻不算低。

這幾年，毛筆字在大旺的創作中佔據極端重要的位置，似乎以言談抒發苦悶之情——主要來源已經從十年前好色害羞的處男身分，快速滑向隨老父病痛和臥床而來的長照焦慮——的手法，已經在電子噪音、即興演奏和奇曲的身體動態三方共構的精神夾縫中突圍、茁壯。我好奇：最終，是不是動用各種文學筆法和指涉清晰的概念好好說話，所完整表達、表現、表演慾望的程度，更勝取道相對抽象的藝術媒材？如果是這樣，「言說式」的黑狼那卡西已經強過「聲響式」的聲音藝術家黃大旺太多。

大旺還有另外三件我喜歡的作品，屬於〈audio graffiti remnants〉系列，發表在 akaSwap 上。它們有著塗鴉封面，內容卻是電子噪音，目前由藝術家本人收藏，不販售。〈有聲塗鴉〉是大旺長年累積的創作，過去朋友們就跟他拿過實體 CD，也在特定網站上下載過。2021 年七月，他挑出一部分鑄造成 NFT，別具意義。

我稱大旺的 NFT 為「私創作」，只是表達他發表作品時過度不宣傳，以及跟 NFT 社群保持一定距離的態度，倒沒有日本文化中「私小說」一詞的豐富寓意。對他來說，NFT 並未給過往和現下的處境添加什麼柴火，只是眾多發表渠道中的再一枚雞肋。他的若干 NFT 創作，也只是心血來潮時在這些渠道之間流轉、冒出來好奇探頭一番的個人意念體現，無關宏旨抱負。他就是他，作品就是作品，憂鬱就是憂鬱，宣傳什麼的都是次要。

小結：脫離社群的藝術生產

撇除黃大旺的個人特質，台灣確實有一些創作者跟他一樣，把 NFT 當成作品的另一種形式，相關網站當成作品的另一種發表平台，不置身相關社群。深入社群意味著實際去收藏，而且很可能是大量收藏，長時間、全身心地浸泡其中。據我觀察，聲音藝術家許雁婷和新媒體藝術家張晏慈都在各自的領域耕耘許久，累積了不少優秀作品。他們儘管都發表了 NFT，但跟真正的 NFT 藝術家和藏家總有些隔閡。

以往，身為藝術家，必須積極購買相關作品、欣賞相關演出作為自己的養分與靈

感來源。舉例來說，從事聲音創作，不可能不下載一些專輯或買幾張唱片；拍攝電影，也不可能不買一些 DVD 或看個線上串流（這裡先不論吉他、效果器、混音器、攝影機和剪接軟體等生產工具）。我們關注音樂的出版和電影的上映，自然會深入相關社群，認識機構、遇見同好、了解趨勢或在跟創作者本人見面時感到興奮。然而，長期下來，手邊的所有物件都是花費，倘若捉襟見肘，就只能以便宜價格賣出（除非是絕版罕品）。

NFT 的世界不同。收藏 NFT，不只是創作 NFT 的養分，開銷過大時，轉手賣出則很大比例是賺錢的，少有以「二手價格」（附帶「六成新」或「近全新」之類的說明）賠本賣掉的狀況。因為數位藝術就算有物質基礎，卻無涉作品的折舊，而不管收藏還是買賣，跟從前一樣，過程中依舊會遇到一些時常出現的人事物，發現自己鑲嵌進某個社群，置身於獨特場景。此外，積極收藏和買賣，對 NFT 生產者或創作者來說也是有益的，因為他們將更能換位思考，了解買家或藏家們在意什麼，而不是一味地呈現自己、凸顯自己。

本文並不是說 NFT（及其所屬的「三位一體」）沒有風險。的確，個別的 NFT 項目隨時可能泡沫化，而且已經有許多泡沫化的案例。然而，NFT 作為區塊鏈「藝術—社會部門」的代名詞，就算有淡旺季之分，卻不可能灰飛煙滅。這就像在時間長河中，儘管有無數小說、散文和詩歌不再被人閱讀，文學這件事卻不曾消失於人類歷史。

跟社群剝離的 NFT 創作，是無法走進 Web3.0 核心的。因為在此，沒有一件事情可以獨立被完成，藝術家和藏家彼此需要，藝術家自己最好也必須是藏家。以黃大旺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性格來說（跟他固有的心智及精神狀態有關），NFT 收藏和創作只是「到此一遊」的標記。如果他人即地獄，那麼建立在一堆他人之上的社群豈不是十八層地獄了嗎？救命！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2021 年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



## 07 「絕命藝師」結語：「得償所願」的哲學與社會學隨想

請見網站

<http://www.heath.tw/contributor-single/?ID=16>

1

在「絕命藝師」計畫剛剛展開的 2021 年八、九月，比特幣（BTC）價約在 40000 到 50000 美元之間，以太坊（ETH）則在 3000 美元上下跳動，泰卓幣（XTZ）震盪範圍最驚人，大約在 3 至 8 美元之間。這幾天，比特幣只剩 19000 美元，以太幣不到 1000 美元，泰卓幣甚至低於 1.5 美元。

幣圈朋友普遍情緒低落。在 Opensea（以太坊最大的 NFT 交易平台）發表作品、獲利頗豐的年輕藝術家，平日意氣風發，最近則不太好意思地詢問大家，如何處理過去幾年努力成果只剩三分之一的情緒，以及接下來該怎麼做——不少藝術家、工程師和 NFT 專案成員都以加密貨幣作為薪資。這種被稱作「幣本位」的行為，昭示了對加密貨幣的信仰，擔負了極大的風險。

加密貨幣和 NFT 的世界少不了過去投資股匯市的老屁股，但活躍的行動者都是年輕人。對他們而言，生平第一次的投資是加密貨幣，第一次的創作是 NFT。「新」是最吸引人的，賺賠倒是其次。然而，人類的經濟活動和金融市場已經舊到不能再舊，至今不曾消失，證明它再怎麼無趣、殘酷，仍糾纏著所有人。當前社會強力鼓吹的，是無限制的資本積累；如果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那麼生存亦然，不賺則賠。畢竟通貨會膨脹，物品會折舊，人體會老病衰敗，只能用金錢換取時間。

在我觀察並身處的 NFT 社群，藝術家們就算明瞭上述狀況，卻拙於辨識變化萬千的經濟形勢。練功多年才登板 Art Blocks 的王新仁（阿亂），已經成為台灣生成藝術的一把手，總在狀況困頓時登高一呼，要大家相信藝術。賴宗昫二話不說，跟著衝鋒陷陣，身家差不多 All In NFT，錢包買了又空，補回來了再買，不斷循環。葉廷皓謹慎投資，儘管被套過幾回，卻籤運極佳，幸運挽救水位。黃大旺對這一切相對漠然，卻也在大家（或我）說破嘴後，半推半就收藏了一些不造成經濟負擔的小品。

這一年間，四位藝術家對 NFT 的態度和命運不太一樣，但行動基本上都圍繞著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得償所願」：對藝術的堅持和 NFT 的收藏（願），如何或能否導致經濟上的獲利（償）？

在 Art Blocks 賺入相當金額的以太幣後，阿亂一定程度地得償所願，但這樣的生涯高點可有第二次？何況 2021 年八月至今，假使他都未出金，資產的損失可不是開玩笑的。賴宗昀將大筆資金換成值得典藏的 NFT，而這些作品能否兌現、價值如何，終局未到（即真正賣出或被開價購買）則無人知曉，因此願尚未償。在我短暫的觀察中，葉廷皓固然理財有道，投報率不錯，但運氣成分太多，願償之間只有偶然關係。因為不想或無力投入大筆資金買賣 NFT 並視之為一種投資管道，黃大旺幾乎把 NFT 的收藏當作單純審美情趣的滿足，偶爾願之，無力計償。

關於得償所願如何可能，一個直接又經典的討論來自哲學家康德。在藝術和經濟的關係中納入哲學似乎扯遠了，但我們來看看是否真的無關。

## 2

康德在著名的「三大批判」中的第二批判，即《實踐理性批判》中，聚焦探討一個根本難題：實踐道德或行善如何能有回報？「德」（行善）和「福」（回報）如何一致？也許有人認為，行善本該不問回報，但康德論證，嚴格的善或至善不能侷限於善心或善舉，還必須導向善果，這樣的善才是完滿的；不問回報的善行，抵觸了善的根本概念。

可惜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是，不是所有善行都有回報，就算善行有回報，其中也夾雜偶然的成分，即所謂的「幸運」——我們都知道，「努力不見得有成果，但要有成果，你必須努力」。

四位藝術家關於「得償所願」的看法和行為，就涉及上述典型問題，只要把「行善」換作「審美」或「收藏（藝術類）NFT」。

大家相信，美和審美有不可取代的根本價值，因此願意窮盡青春（如阿亂耗費多年寫碼練功）、榨乾錢包（如 All in 的賴宗昀）和犧牲睡眠（所有設法搶到作品的 NFT 藏家）；大家也希望，市場上的拚搏衝殺能帶來幸福的未來，就像那個半開玩笑但又極具魅惑力的四字箴言所說的：財富自由。的確，沒人認為純粹的審美和收藏可以不問代價、不計獲利。但，這如何可能呢？

康德詳細論證一番後，提出叫人失望的答案：在塵世中，德福不可能一致，有德者永遠未必能享福。如果是這樣，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怎麼解釋有些人仍堅持行善，又或者，如果希望持續行善或貫徹善行，需要什麼條件？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人人都承認德和福在世上不總是匹配，善不總是有善報，那大可不必行善，不再有德，「反正也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嘛！」——極端而論，社會可能因此崩潰。

換到 NFT 和加密貨幣這裡，NFT 的購買者將只有 flipper（NFT 一到手，就馬上拋售獲利），所有操作都是短線和當沖，再無長期持有，這樣的市場將如骨牌一般脆弱易碎，一推就倒，欠缺基盤。誠如專門唱衰這一切的人們批評的：NFT 歸根到底只是一場炒作，再一次的「鬱金香狂熱」。

這位偉大的德國哲學家給了上述問題一個答案，這個答案說明了為什麼他被歸入觀念論（或唯心論）陣營。康德認為，在此世要堅持行善，我們就不得不假設兩件事：第一，靈魂不滅；第二，上帝存在。據此，就算善行一時對應不到善果，也不代表永遠對應不到；換句話說，「善行—善果」的賽局不只有一回，而是必須有多回乃至無數回。這樣，善行「總有一天」會對應到善果，哪怕只有一次。這個「總有一天」要到來，我們就必須長存下去，直至見證，而長存需要靈魂超脫肉身。

這個宗教意味爆棚的說法離我們很遠嗎？一點也不。

在景氣低迷時，最常從阿亂、賴宗昀和無數 hodler 口中聽到的，就是這句話：「現在還在市場的很早期呢！」可見，諸如「未來還很漫長」和「回合數還很多」的想法，就算不是深植這些實踐者的腦海中，也是繼續「行善」——貫徹審美和收藏藝術類 NFT——的慰藉。如果「總有一天」收藏終將獲利，而且還是大利，那就不只不用因為一時花太多錢而焦慮，甚至還應該加碼，把「累世」資產統統投入才對！可見，雖然 NFT 和加密貨幣在輿論中往往被視為賭場、泡沫、騙局和物質至上，其中的行動者很多卻是形而上的。

上帝存在的說法也是一樣。善要有善報，除了考驗善行和善果能否對應的回合數要夠多，還需假設一個善果或福報的「分配者」，你的所有努力他（或祂）都看在眼裡，甚至詳細記下來，「那一天」到來時，你將會據此獲得福報。

在一季或半年的蕭條時期內，NFT 藏家們最期待的就是久旱逢甘霖。雖然過程難

熬，阿亂和賴宗昀卻認為，只要收藏的作品本身有價值，能夠在未來的藝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那終究會被承認（被誰？），「價格」必然回歸「價值」。

如拙文幾次提到的，2021年八月和2022年五月，泰卓鏈 NFT 市場都掀起過一陣狂潮，作品流動性瞬間飆高，容易高價賣出，藏家賺得飽飽飽。這時，巨鯨——不斷幾萬幾萬 XTZ 入金的泰卓鏈藏家，以及以太坊的隨便一位大大（opensea 上單個專案的交易金額甚至比整個泰卓鏈還多）——就是「上帝」，分配著眾人渴求的福報。除了巨鯨扮演的上帝之外，大家也期待（不如說篤定）更多藝術家和藏家進場，未來共同把餅做大，到時要把作品高價賣出絕非難事（稍嫌惡意地說，就是把晚進場的人好好割一波）。未來的群眾是另一個上帝，由我們召喚。

### 3

康德處理「德福一致」或「得償所願」的方式，被批評過於宗教和個人主義。其後的哲學家或社會理論家則往另一個方向尋找答案。黑格爾就覺得，道德問題必須由「上帝在人間的行走」——國家——解決，在其統合下，使善行和善報、德行和福報、努力和成果一致。如果我們走這個路線，NFT 所倚賴的區塊鏈精神和技術——去中心化——將付之一炬，畢竟國家仍是目前人類社會最風行的政經集權機構，而權力集中就有效率，做了什麼好事、應該獲得什麼相應的獎勵，就交給中心化組織吧！

馬克思反對黑格爾，不只希望把社會力量的來源重歸民眾或社群（僅就這一點而言，其實符合 Web3.0 的精神），更要求資本退位，畢竟只要後者這樣的終極機制存在，行動者就必然會為了累積資本而彼此競爭和剝削。要削弱資本，行動者首先要從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律開始，因為所有改變現狀的行動，都只能從具體現實出發。一旦我們由下而上發揮民眾力量，行動者的努力將有助於社群維繫，而社群也能因此償付、兌現或回饋行動者的努力。善行在群眾中開出善果，不需仰賴中心化組織（國家）和某個「上帝」（巨鯨或大資本持有者）。

審美和藝術類 NFT 的收藏，無疑需要大量資金。在此，我們首先投入一定量的成本，然後期待獲得更多資金。但是，要賺上一筆，只能寄望無數次交易中的某幾次，甚至只有一次（就像所有 ATH〔歷史新高〕一樣，都只有一個時刻、一個瞬間），同時仰賴資金更豐厚的大藏家和市場後到者加入。

然而，只聚焦在 NFT，其實忽略了審美和收藏依賴的社會現實，在此就是加密貨幣市場。本計畫觀察的藝術家們對於加密貨幣（和法幣系統下的股匯市）的關心

和知識，遠遠不如 NFT。事實證明，市場不景氣時，這種取向的行動者只能企求交易回合無限延續下去和大咖資源分配者現身，但我們怎麼有把握交易回合會延續下去（別忘了，某鏈某池說垮就垮）？又如何知道願意接盤的大藏家真的會來接盤（在這樣的巨鯨眼裡，投資從來不是非 NFT 不可）？

如果藝術家們願意承認，藝術最終是倚賴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這不妨礙藝術也有反作用於經濟的力量），則需付出更多心力了解加密貨幣——最終是整個資本主義——的本質；甚至反過來說，就算想用 NFT 獲利，安頓藝術生涯、證成藝術價值，那就更應該在 NFT 的生產、交易和收藏之外搭配幣價漲跌，雙重賺上一筆（好比低價買幣，再低價收藏作品，隨後高價售出作品，並進一步賣出售出作品後同樣上漲的加密貨幣）；或者，至少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出金，適時止盈止損，以此避險。不深入認識加密貨幣對 NFT 的支配，只會使自己陷入險境，結果是在不景氣時遁入想像，無力地相互取暖和閱讀雞湯文「為信仰加值」。

馬克思強調：人類的精神活動（藝術只是其中之一）永遠無法脫離物質，所以必須盡可能認識經濟活動，尤其是殘酷的資本主義或金融市場。

#### 4

最後，回到由下而上的社群力量。

對部分藝術家來說，一聽到人們談起 NFT 的「賦能」就渾身不對勁，似乎一旦如此，作品就脫離了審美領域，與「實用」掛勾，好比持有某某作品是為了能做什麼、獲得什麼、參與什麼或前往哪裡，藝術性本身沒人在意。

別忘了，NFT 首先是「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就像任何通貨一樣，必須被承認、獲得一定程度的共識，如此發行之後，才有人願意交易和持有，所以共識產生的過程是最重要的。不論審美或實用，都是共識的結果（或內容）；只要沒有共識——大家「不信了」——NFT 就無法作為藝術的載體，也無能賦予行動者特定的行為能力或資格。所以，「賦能類 NFT」和「藝術類 NFT」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不用相互排斥；甚至應該說，審美是社會中的一種賦能，而賦能是一門重視趣味和美感的技藝。

就共識的「創造」而言，當然需要 NFT 之外的許多努力，如論述和行銷，隨便發個 NFT 絕不會天然自帶共識。就共識的「乘載」而言，NFT 確實是極佳媒介，用它乘載共識，我們就能被隨時提醒，共識總是產生自又存在於自多元節點，也就

是區塊鏈的技術及概念本質；畢竟「共」這個字已經太常被導向「一」和「同」，忽略了其來源總是「多」和「異」。匯聚了共識的社群和群眾，正是一個持續擺盪在異多和同一之間的團體，各種各樣的 NFT 在他們之中和之間誕生、傳遞，聚眾又分眾。

嚴格說來，就算 NFT 有各種好處，在當前社會下仍不脫資本的支配。那麼，有可能減緩 NFT——從製作發行、收藏持有，到買賣套利——的風險嗎？除了前文提到的多多認識加密貨幣、注意市場動向之外，另一個路徑或許仍是加強 NFT 的應用。

所謂的應用，雖然不可能跟金錢無涉，重點卻是成為日常必須。拜區塊鏈的技術所賜，現在要發行 NFT，人人都做得到，但生活中有沒有再多的領域需要 NFT、能夠善用 NFT 或延伸 NFT 的概念來產生新工具，才是未來應該關注的；再搭配手續費便宜的公鏈（NFT 在鏈上鑄造，泰卓鏈就是手續費特別便宜的一例），那麼這個媒介將能屬於民眾，而非資本寡頭。這個終點還很遙遠，但邁向它的路程幾乎是確定的——在一次又一次的泡沫化之後，NFT 逐步脫離資金盤，「下放」到更多人手中。

屆時，就算個別的 NFT 死了，NFT 這件事或這個東西，反而能成為區塊鏈的「藝術—社會部門」的代名詞，跟大眾生活綁定，長存下去（好比變成跟悠遊卡或身分證一樣的東西，少了許多趣味，我們卻不能沒有它）。據此，這一年絕命藝師們所具有的「OG」身分將更具意義，從「藝術收藏的先行者」躍升為「社會關係的實驗者」；要成為 OG，重金收藏一些早期的罕品還不夠，更要為一個行動者得償所願的世界做出貢獻。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2021 年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